金羅傳信錄 上

3495.8
4025
v.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armington (Korea)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金羅傳信錄序

古有五伽倻國吾郡居其一金羅即其舊號也山川孕精人傑輩出數百年間衣冠文物之盛風俗禮法之美蔚乎可觀咸以士大夫鄉稱之自經龍蛇之亂遺風蕩然文獻無徵鄉之後生雖欲尋前代古蹟其誰從而求之惟幸寒岡鄭先生所撰咸州志一本免於兵燹庶乎其得有所考而州志所載不過人物山川風土而已古

195784

今書籍之屬不與焉辰巳以後事蹟又志之所
未及者此吾傳信錄之所以作也錄有上下二
篇皆各爲目錄其一收錄士大夫碑銘墓誌行
狀祭文暨亭榭題詠或記或序或傳或贊也其
一雜記古今鄉人所撰詩文書啓賦策疏章也
或有其人不顯而詩文可愛則愛詩文而採之
者或有詩文不顯而其人可惜則惜其人而取
之者或有人與文俱可貴重而不忍其泯沒者

或有詩文不傳而人不可遺者則收入於目錄者本之於州志所載參之以亂後聞見因成一卷書目為金羅傳信錄此間尼菴病中無用底事業也雖然無用之中有用者存焉何則錄之中有文章節行廉退隱德之表表可稱者非一後之覽是錄者景仰想像思齊而慕效之則文可使華國行可使立身廉可使勵俗德可使成名而其緒餘又足以多識鄉閭旣往之蹟矣夫

然後始信吾用心之不偶然而間事業之終爲
緊事業也必矣編錄既成不可以無識撮其顚
末梗槩爲之序云
崇禎己卯二月初旬鄉人龍華山老趙任道序
己卯後百七十五年癸酉松汀書院開刊

金羅傳信錄上

目錄

金羅傳信錄上目錄

李元帥事蹟

按麗史及咸州志名芳實判圖判書源之子也忠穆王八元侍從有勞及卽位補中郎將恭愍王朝轉大護軍宣城達魯花赤魯連祥叛公以龍州(今龍川)兵潛渡江直入連祥家剌殺父子傳首于京師八年十二月丁卯紅頭賊[illegible]僞平章毛居敬衆號四萬氷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及州民千餘人陷靜州(今義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陷麟州(今義州)九年正月甲辰公以上將軍遇賊於鐵化斬首百餘級丙午諸

軍次生陽驛(在中和)摠二萬知我軍將進攻遂殺所虜
義靜州及西京人以萬計積屍如丘丁未我軍進攻
西京賊退屯龍岡咸從以公爲上萬户二月與安祐
等進軍咸從賊乘我未陣突擊之我師敗走賊以精
騎躡之公與安祐等殿以拒之賊不得逼又戰于咸
從斬二萬級虜僞元帥黃志善賊退保甑山縣公以
精兵一千騎追賊至延州江祐等亦率精兵繼至賊
勢窮渡江冰陷死者殆數千人是夜賊遁公蓐食追
之賊徒飢困安鐵(安州鐵山)數州之閒死者相繼於道公
追至古宣州斬數百級賊勢窘死餓公以單馬困億

亦歛兵而止餘賊三百餘人渡鴨綠江而走公與安祐等追之不及而還三月乙酉賊艘七百來泊西海道豐州(豐川)碧達浦(在安州)賊舩又泊西京德島席島(在安州海中)等處入鳳州(今鳳山)燒城門又百餘艘入安岳郡焚掠錢穀燒毀廬舍我軍與戰數日死者三十餘人賊又侵黃州安州賜公功臣號遣使擊賊于豐州斬三十餘級賊乘舟遁去遂宴群臣賜公玉帶紅纓公主曰殿下何不愛至寶以與人乎王曰使我宗社不爲丘墟百姓不爲魚肉皆考實功也予雖剮肌膚以與之尚未能報況此物乎十年冬十月紅頭賊僞平

章潘城沙劉閑先生朱元帥等十餘萬衆渡鴨綠江寇朔州以公為西北面都指揮使遣李餘慶柵岊嶺今慈悲嶺在瑞興府十一月賊屯撫州今寧邊公以彼衆我寡斂兵退請移順順川殷殷山成成川三州陽巖樹德今合爲陽德縣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粟于岊嶺柵從之公遣趙天柱柳繼祖崔準等擊賊于愽州今愽川敗之公又與指揮使金景磾擊賊于价州今价川斬百五十餘級公又以百騎擊賊千餘于延州今寧邊府斬二十級祐統諸軍進屯安州獻捷又襲安州我軍敗績上將軍李蔭趙天柱死之賊獲指揮使金景磾為其元帥移文促降

先鋒至興義驛(在牛峯縣)丙寅王及公主奉太后將南幸避亂黎明公與祐等馳至謂京城不可不守宰臣相顧默然平明駕幸昊天寺遣近臣分往通衢大呼招集義兵都人竄潰應者纔數人公等無如之何白王曰臣等留此禦賊請王行王出崇仁門老幼顛仆子母相棄蹦藉滿野哭聲動天地是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爲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緣上又屠炙男女或燔孕婦乳爲食以恣殘虐十一年正月公與摠兵官鄭世雲元帥安祐等大敗紅賊復京城餘黨奔渡鴨綠江而走賊遂平先是金鏞素與鄭世雲

妬寵又恐公與安祐金得培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公等殺世雲因以搆罪而譖王盡殺之乃矯旨爲書使其姪前工部尚書金琳密諭公等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破賊之後必不免禍盍先圖之公與祐就得培牙帳曰今世雲畏賊不進鏞書如此不可不從得培曰今南平寇賊豈宜自相剪滅昔穰苴擅誅莊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愼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不亦可乎公與祐乃退歸營及夜復往言曰討世雲君命也我輩成功而不奉君命其如後患何得培堅執不可公等強之於是置酒

邀致世雲既至令壯士於座擊殺之王聞之議遣直
門下金頊頒宥旨于諸將仍令督赴行在以安其心
福州牧今安守朴之英言于宰樞所曰李芳實獨謀斬
鄭世雲安祐等亦遇害於是恐生他變危懼洶洶卽
召頊等還欲調兵討之判大醫監事金賢上將軍洪
師禹來獻諸將論鄭世雲書王見書大悅復遣頊頒
宥旨召之英責罷之又遣知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
酒公行至龍宮縣祐先詣行宮金鏞令引至中門使
門者擊殺之恐琳識其謀先斬之遂白王曰祐等擅
殺主將是不有殿下也罪不可赦遂稟宣旨擄玄安

祐等不忠擅殺世雲祐已伏辜若有捕金得培李芳
實者超三級錄用即遣大將軍吳仁澤御史中丞鄭
之祥萬户朴椿金庚等分捕之椿等遇公歆傳旨公
下庭跪仁澤拔劒擊之脫其衣即仆而絶良久復穌
踰墻而走椿追執之公歆拔椿劒之祥等從後擊殺
之得培至基州（今豊基）聞變而逃匿在山陽縣庚之祥
等搜捕斬之梟首于尚州觀者莫不嗟悼公子年甫
十餘遊於街市人爭饋以物曰今我輩獲安寢食皆
元帥之功也至有泣下者通鑑書曰金鏞殺元帥安
祐李芳實金得培未幾金鏞流于密城而天氣晴明

轘之傳首而史筆書以伏誅云○公少時驍勇莫倫嘗遊海西道路上忽逢一男子頎而長執弓矢當馬前曰令公何歸願陪行芳實知是盜賊亦不㤼之約行十里餘有雙鳩坐田中盜曰君能射否芳實遂射之一箭疊中而獲之日暮寓空院解所佩弓矢與盜曰我暫著馬淡姑在此公踞厠盜取弓持滿射之公攬取來矢挿置厠間如此者十數一箙之矢皆盡盜服其勇拜謝丐命旁有橡樹高數丈公聳身直上取木杪屈之一手捉盜頭髮繫木杪以刀劃去頭皮木杪抽起勢過太空盡捽頭髮而身墜于地公不顧而

行晩歳位高重過其地寓止田家家甚鉅富有老叟持杖出迓大設酒饌酒酣叟出涕泣曰吾少時恃勇爲盜殺掠行人無數逢一少年神勇無比我欲害之反爲所害將死復生自此悔過惟務農業不復顚越人取貨仍去帽示之頭顱童童然無髮矣公有妹驍勇亦無雙嘗揷小枝於壁兄弟登枝上行公行則枝動妹行則不動妹又一日羸童困馬到南江舟人爭渡掖妹下之妹大怒遂取船楫亂打舟人健如飛鶻

右一節出嘯齋話云

趙中軍事蹟

按咸州志叢談趙純高麗人官至同知征遼之役佐
中軍至威化島泉議回軍公曰以藩國犯上國固不
可不請命遽回軍者不可卽徑還故閉門不出
太祖龍興累徵不起特 命於家前立下馬碑蓋示
使人矜式之意也後因子孫不良被人仆碑墓在靈
山縣洛水上舊第遺址在郡黔巖村○甲戌年間郡
人立祠奉安春秋享祀

集賢殿直提學魚公行狀 見咸從世藁第一卷

公諱變甲字子先其先本江陵人後徙居咸從遂爲
縣人遠祖振名以文吏顯至五代孫郎將遵亮南遷

于晉州於公爲高祖曾祖諱得龍中顯大夫典客令
祖諱伯游贈通政大夫禮曹參議行中正大夫三司
左尹考諱淵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行奉訓郎大丘
縣令妣咸安郡李氏中正大夫茂珍府使云吉之女
贈貞夫人以洪武十四年辛酉十月巳時生公三十
二年己卯中生員永樂戊子八年 太宗中文科會試時
大提學郊隱鄭公以吾夢得詩云三級風雷魚變甲
一春煙景馬希聲雖云對偶元相敵高那及龍門上客
名公果中殿試第一名初拜校書副校理俄遷成均
主簿轉司憲監察兼轉爲禮曹佐郎 世子右司經

二年春拜司諫院左正言知製敎尋出爲奉訓郎忠州判官特叅判公以宣務郞河陽監務置散公憫其以清德正直之資不見用於世乃上書陳達請代己職遂蒙允許叅判公得陞爲奉訓判官八年秋公復拜司諫院左正言知製敎先是臺諫將李居易父子事上疏論劾擧司見罷公亦抗疏極論語甚剴切 太宗覽疏曰某以昨日把冊書生何能知國家事如此其詳也是國家大事明日與諸大臣議之汝姑退竟罷之十一年秋獻納有闕銓曹注擬以八 太宗不用其擬曰有魚某在可授之遂超拜司諫院右獻

納知製教盖庚賓之疏 太宗雖不聽用亦心記之也時同列將雞林府尹尹向曖昧事欲上疏論劾疏已成公獨不署名曰吾於其時適在尹公所詳知此公必無此事而敢虛誣論請以陷人乎遂奮袂而起又坐罷十三年秋除通德郎尚州儒學教授官公勤於教誨諸生登第十五年秋左議政朴公訔掌銓選特啓曰凡為儒者率憚教授之任魚某以壯元及第不憚就職勤於訓誨作成人才宜達聽獎異特秩滿例遷乎上是之乃授通德郎司諫院右獻納知製教公適以父病辭不就冬拜禮曹正郎兼尚瑞注簿十

六年夏兼帶知製教 世子左司經秋遷吏曹正郎
冬兼帶藝文應教知製教蓋藝文應教儒林重選必
擇有文望者授之異日 太宗覽公製進之文嘆曰
此信能文之士公昔為監察與同僚中嚴軒檣甚友
善相與約曰吾等事君盡忠苟得名遂須歸養老親
至是公欲辭職而歸兩親聞之馳書固禁曰如此明
時立揚顯親乃真孝也況吾等無恙慎勿辭退以此
反復教戒故公未敢辭歸十七年秋拜朝奉大夫試
僉知承文院事藝文應教知製教兼春秋館記注官
纂脩 恭靖王實錄冬還典祀少尹餘如故 世宗

好學崇文初置集賢殿抄選文學之臣十人以充其
職十八年春公以選加朝散拜集賢殿應教兼藝文
應教知製教 經筵檢討官十年冬加奉列遷直
集賢殿仍兼 世子右文學蓋選入東宮僚屬也二
十一年春改 世子左文學尋兼春秋館記注官纂
太宗實錄也二十二年春製闢佛疏與同僚共上
上覽疏曰辭甚當理夏代言金顏 啓曰藝文應
教去官時拜三品古也如臣輩繞經數年亦加三品
況如魚某者至六年之久而未陞三品實爲未宜
上可之遂拜中訓大夫試集賢殿直提學知製教兼

春秋館記注官 世子左文學公自八集賢殿 上
恩稠重未忍遽離 輦下常恨歸養之已晚每嘆曰
草菴日長事親日短會宣德元年丙午春患腰下蹇
濕助欣然呈辭曰願就家鄉浴溫泉治病 上傳敎
承政院曰此人終必可用然既欲理病安敢止之待
病差速啓公行至昌寧家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
荒凉草樹古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
遊至咸安本家題壁上曰歸來棲息地環堵兩三間
風雨弟兄話晨昏父母顔門聽雙澗水樓對四窓山
只要君臣義休官諒不難此即公之志也後監察申

公官至工曹叅判謂公之子翰林李晧曰余爲監察時與乃翁密約歸養乃翁能決然而歸余則負約多慚令家君擇司諫而來余馳書乃翁曰余亦日侍嚴君大諫可謂人生得意無南北也貧成權公踶謂人曰我國辭爵操者止二人許判漢城周與魚某也公旣辭歸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朝夕甘旨日以娛悅親心爲事而不治產業舊有殖貨契券悉取而焚之未有一毫干於官家真清世一間人也朝議惜其行義授金海都護府使不起四年而叅判公捐館凡喪制一遵朱文公家禮不作神佛之事竟盡哀戚之誠鄉

黨成服之服闋七年夏以知司諫院事徵之亦不就
期欲終養慈親而不幸先卒勵武享年五十五乃宣
德十年乙卯也葬于咸安家山之麓公娶昌寧成氏
奉善大夫興威衛保勝護軍寶文閣直提學思齊之
女生一男孝聰登己酉科累遷至崇祿大夫知中樞
府事公以中樞故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藝文館大
提學知春秋館事 世子左賓客後以公孫世讓政勳公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知經筵春秋館事參判贈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漁溪先生傳傳出滄浪集雋抒故永同縣監成公文濬仲深所著聽松先生孫也

公姓趙諱旅字主翁咸安人高麗元尹丹碩之後也

少習舉子業有高趣能文章中進士景泰癸酉榜即魯山元年入
上庠魯山內禪不復應舉因隱不仕終于家公善風
水卜地於郡西院北洞有水石之勝始也絕無居人
樹木參天公刊荊蘿草創茅屋宇而居之其後本支
蕃衍冠冕不絕連牆接屋彌滿一洞遂爲大村子孫
世居其地公自號漁溪有詩集一卷行于世而不載
墓銘于卷中其言論行跡不復可詳賛曰當 莊憲
王朝菁莪樂育多士濟濟可謂盛矣逮 光廟受禪
一時倚歟食焉而逢難反爲之祼將者皆是也惟成
三問等六臣事跡載在南秋江傳述至今赫赫照人

耳目若公者以太學諸生初未嘗委質於曾山役以其才果能降志以就纓鎖於新朝則萬鍾青紫一朝可俯拾也而能抗節長逝遯世無悶老死而不悔嗟乎非夫豪傑之士信道篤而取義審者能若是乎則知公之心卽西山採薇之心而東峯金悅卿可謂一代神交他日太史氏秉筆大書特書俾與悅卿同傳以垂于後則死者有知毅魄不孤而不恨來者之不我知也嗚呼稀矣○柳輊寄詩曰高卧青山厭世塵雉川元是洞眞人箇中何事堪消日掌上猶知結網痕

故縣監滄浪居士成公文濬嘗著漁溪先生傳一篇錄在其私藁中未嘗出而示人任道聞之最晚索之方急今年冬始得而觀之蓋滄浪公之子成君櫟時宰新寧聞吾戀甚故謄取送之矣任道驚喜奉讀諷誦累日則文詞懇實議論明白發揮我先祖心跡靡有底蘊此吾家難得之至寶耳拱璧大鼎烏可以言重乎噫我先祖平生志節殆可與日月爭光而泯歿至今人無得而稱焉幾不免草木同腐爲子孫門戶之害也久矣知先祖之心事者蓋絕無而僅有其所可考者登高詩兩句

九日登高詩有羲軒遠矣悲何極華勛不見心譜自傷嗟哉潦倒生苦晚懷佳人兮不能忘等句牒中卄餘字而已監察公應卿所集族譜舊本有曰承旨公中癸酉進士遂不求仕尙併山水自號漁溪處士云云公何㨿而能說得痛快到十分地頭歟公郞聽松先生之孫而牛谿文簡公之子也生長詩禮之家必有庭訓之得豈無的確之見而苟爲之說也嗚呼二百年潛光隱德于今幸賴成氏之傳而始闡吁亦數矣夫任道於丁巳秋嘗跋登高詩後發先祖未發之微意今觀公此篇大意略同其與跋文不約而合尤不能不以之興感焉第緣生晚地遠未獲拜公於坡山之下而卒請

其說是可嘆也已 皇明紀元崇禎戊辰冬十一
月丁卯漁溪後裔仕道謹跋

靖武公事蹟

按咸州志名好誠姓李司宰同正茂村之八世孫廣平君能之玄孫永樂己亥世宗元年登武科以武勇清介名世累鎭西北境有古名將風官至知中樞府事謚靖武公曾宰巨濟寶城慶州俱以名宦載勝覽又見本郡及金山人物下舊居金山娶郡人縣監安餘慶女寓居于郡下里冬只山晩年還金山墓在賀老村南岡內外子孫咸居本郡○叢談曰靖武公武

出衆或自試之超數丈之高如越土塊奮身而走奔馬不及嘗為北兵使有一大樹枝橫路上跨馬者俛出其下公馳馬到樹下倏於馬上踴身跳越枝上馬纔過枝而旋及跨鞍人莫不驚異之公之子居仁亦以武勇稱繼鎮關北到此樹下亦馳馬踴身僅上其枝馬已過枝而未及跨蔦曰不逮先人矣公之孫顯祖亦勇力絕倫其家前溪心有石削出如笠帽去岸可十餘尺李在岸跳身登石頂旋復投岸狀若飛越人皆驚服李氏祖子孫驍勇風骨繼世出衆又以清白傳家顯祖年弱冠而遽爾早世人皆惜之○靖武

公景泰乙亥以母老出尹慶州丙子秋左兵營闕閫寄難其人以公移鎮戊寅夏期滿當遞 上嘉公之賢憫公之志因命留鎮養母以旌其孝所聞堂贈詩云奉歡誠孝篤仍鎮龍光新公後入知樞嘗以都摠管於暑月侍宴中朝使臣領衛士介立終日士之驍壯者或相跛倚休代而公足不移步未嘗出汗人皆以爲不可及 謏聞瑣錄○李節度使居仁嘗仕京受假而歸父靖武公居金山母夫人居本郡來覲金山留數日將向咸靖武公謂曰汝 聖恩至重須及限還朝不可緩也定期而送及到郡勢難久留悒悒辭

後堂統出洞門夫人亦念之不已登家之後園松亭
下望于本邑節度公偶於馬上回望松亭知夫人悵
岵不忍決去遂回驂來拜闈不忍發翌日亦如是至
三日夫人曰汝行為舍遲遲非所要也今日須去吾
不復望汝矣節度公攬涕而行到金山靖武公以兩
日之發責之甚嚴節度公具告其由超稱解其家法
之嚴如此

贈吏曹參判李公墓碑文

參判許琛撰曰公姓李諱介智咸寧人考諱年號道
政府參議祖諱昌暮贈通訓宗簿寺正曾祖諱小

原從誠補祚功臣匡靖上護軍妣宜寧南氏贈淑夫
人考善工曹典書諱毅之女永樂乙未 太宗朝五月丁
未生公于咸安芸次谷里第公幼而好學晚年明農不
仕成化丁未 成宗朝四月戊寅卒享年七十三弘治元
年戊申十二月己酉並葬于夫人墓己酉二月贈嘉
善戶曹參判追贈三代者以子孟賢之勞也公性溫
柔直淳喜怒不形於色鄉閭服焉能以詩禮教子使
成家業奉使于南方者必稱觴獻壽閭巷塡溢人皆
以爲榮夫人姓河氏晉陽望族考諱敬履通訓星州
牧使祖諱承海贈正憲兵曹判書曾祖諱乙梓贈通

政兵曹叅議妣姜氏奉翊開城府尹壽明之女永樂
丁酉四月辛未生性温毅教子義方勤於治家閨門
整肅成化丙午五月癸丑卒享年七十丁未五月壬
寅葬于咸安大山里德山乙坐辛向贈貞夫人生四
男四女男長曰孟賢黃海道觀察使丙子生員庚辰
世祖六年天順四年文科壯元丙戌中拔英科次曰仲賢寧
海府使壬辰生員進士丙申成宗七年成化十二年文科次曰
叔賢先卒次曰季賢忠順衛女長適署令李依仁次
適内禁衛金致誠次適别侍衛許元質次適忠順衛
安昌恭觀察使娶尹塢女生七男二女長曰瑞癸卯

進士壯元丙午文科弘文校理次璿叅奉次球忠順
衛次球次璇次瓊次玖女長適尹化濵生三男次適
李熙生一男五女府使娶白啓芬女生二男長曰琀
忠順衛次曰珷忠順衛娶李孟枝女生三男二女長
曰环次琛次琮女長適尹達濵署令生一男五女男
曰希祖王浦萬户女長適姜弼夏生一男二女次適
金世昌生一男二女次適黄貴男生一男四女次適
金萬鎰生一男一女次適孫蘭生一男一女内禁生
一二女適進士吳碩福生一男忠順生一男三女男曰
安琍女長適李順祖生二男一女次適李鶯生一男

一女校理娶蓮城正女生一男曰殷雨璿娶李重連女生一男琺娶劉良女生一男球娶金繪女生二男二女瑢娶載陽正女生二男一女萬户娶柳承湜女生二女玹娶白自精女生一女瑊娶鄭詮女銘曰氣嚴以方性醇而厚旣飭厥身又得嘉偶篤生賢哲世無咎右德不用施宜其後有

兵曹參知李公墓表略

按咸州志公諱仲賢字遵聖載寧人父介智贈參判母河氏牧使敬履女已巳生公于咸安茅谷里第戊辰卒於襄陽歸葬於引谷祖贈參議午墳前坐坤向

良娶別侍衛白啓芬女生二男長曰玹忠順衛次曰
珷内禁衛公早以德量文華知名中壬辰生員進士
丙申文科別試其仕於中則歷春官臺省寺院至于
叅知外則歷一縣一郡二府嗚呼公之在世也性質
温良處事無競家稱仁孝朝允忠正位不副德僅得
叅政壽不應仁未過六袠今兹刻石以示千億庶幾
來仍敬守罔缺○按咸州志叢談叅知李公性儉勤
位至叅知未嘗以貴加於鄕黨一日入郡廨路遇一
賤夫帶单僮跨馬横過前導呵不得則歘執而下之
公止之纔行四五步僮有驚呼聲顧而視之馬蹶人

朴公令從者急往救之已無及矣鄉人聞之服其前
知公徐曰僻鄉賤夫焉知朝章吾以是偶然不問爾
嘗以節日上其先祖參議公墓鏤膺獘絕丘史採葛
補綴其不留意服用如此夫人白氏金海別侍衛啓
芬之女也每於歸寧時馬而不轎宗黨有曰命婦事
體不當如此夫人曰吾以別侍衛之女旣忝朝命不
亦踰分乎便自使轎恐有子孫驕侈爾

　贈戶曹參判趙公碑文

大提學盎齋崔公淑生撰曰公諱銅庯字貞符世爲
咸安郡人曾祖諱悅嘉善大夫工曹典書祖諱安不

仕早世考諱旅進士妣興陽李氏固城縣令諱運之
女公生於正統辛酉世宗朝五月廿七中己丑韓堰
榜進士成化十二年以能武授扁貢衛部將十六年
移司贍院主簿遷司憲府監察持李氏服十九年除
司憲府監察以親老乞外得居昌未幾以夫人從甥
李陸爲觀察使換茂朱秩滿除軍資監主簿持進士
公服弘治五年除淸河未三年持祖妣服三喪前後
九年皆廬墓終制十年除司憲府監察十一年除靈
山秩滿陞司贍院判官移司醞署令甲子夏拜珍山
郡守是時燕山失政民不堪命流亡相枕公盡心存

撫闔境賴之丙寅秋謝病歸是年九月令 上靖國
戊辰秋調盈德縣令癸酉秋引年辭職歸卧咸安第
時公之子舜參績皆登文科有聲于朝以親老皆外
補舜金海參咸陽績丹城鼎分而峙相繼來定省次
子騫亦以本道水軍虞侯乘使者車來覲末子淵有
才學曰昌曰發亦有官勲公與夫人無恙在堂七兄
弟稱觴上壽怡怡如也融融如也其樂無窮極未知
古來亦復有如此事否丁丑三月廿七日以病終于
堂壽至七十七是歲閏十二月十一日窆于郡西防
禦山之麓公天性醇慤不事脩飾惟務實惠所至皆

有遺愛及公之歿也轉祭來哭者相望也夫人李氏
贈吏曹參判諱增之女參議政鐵城府院君諱原之
孫生七男長曰舜登壬子年（成宗二十三年 弘治五年）第出入臺
省翰苑爲承政院承旨有將才出爲忠清道兵馬節
度使乙亥冬乞終養朝議授金海府使曰昌禦侮將
軍曰參登丁卯（中宗二年 正德二年）第累轉爲禮兵刑諸曹
郎官癸酉秋除咸陽郡守曰績登癸酉（中宗八年 正德八年）
第選補校書館正字丙子冬以成均典籍除丹城縣
監曰發彰信校尉曰騫水軍虞候曰淵庚午進士舜
娶進士鄭希英之女昌娶同贊裴瑞之女參娶節度

俊李居仁之女生二男三女男曰庭鎬曰庭栢女長
適李玗次適申公獻次適鄭毅績娶郡守柳壽長之
女生三男三女男曰庭芝曰庭蘭曰庭桂女長適梁
受海次適生員文翁次適李公輔薿娶叅議裴孟厚
之女騫娶副司直崔承濟之女生四男二女男曰庭
秀曰庭堅曰庭華曰庭彦女長適鄭繼雅次適姜涑
淵娶進士曹致唐之女今以彝二品勳追爵三代贈
公叅判進士公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
叅賛官尚瑞院正不仕公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嗚
呼榮矣哉非先世德善之積何以至此金海於淑生

文最深使來徵銘義不可以文拙辭銘曰壽與福雖
曰命賢者必愚者奪自古然難力競有義趙家子孫
賢濟濟撥振王相聯稱觴進壽鶴髮前斗印纍纍綠
服鮮作善降祥豈不然昭哉來許竟緜緜我言非諛
徵諸天○按咸州志公以清河名宦載勝覽

僉知贈漢城左尹趙公碑文

右參贊李徽撰曰公諱金虎字壽翁咸安望族遠祖
諱冊碩顯于麗朝官至元尹曾祖諱悅工曹典書祖
諱安贈司僕寺正考諱旅贈承政院都承旨妣淑夫
人興陽李氏圓城縣令諱遵之女正統乙丑 世宗朝

生公丙戌捷武科越明年丁亥從西征有勳 光廟
賜賚褒秩除慶尚右道水軍虞候歷寧長鬐固城巨
濟三縣通判永興府陞守丹川郡俱有聲績丙寅以
訓鍊副正叅靖國原從一等勳授通政出牧楊州時
燕山弊政之餘盜竊為患而州尤甚公申嚴鄰保之
法發奸摘伏如神一境賴而晏然 中廟賜衣一襲
以賞之後轉黃州瑞興入為僉知中樞府事兼內禁
衛將己卯年七十餘將援例乞骸親舊或留之公笑
曰出自武舉歷事四朝官至堂上恩寵足矣復何求
也遂還于鄉欣然肆志日與鄉戚為娛嘉靖甲申陞

嘉善秩時子孫甥姪列守營邑牙旌冠蓋不絶于門
朝野榮之癸巳六月癸酉考終于正寢享年八十九
葬于防禦山之麓與書公墓側以仲子永使公原從
一等勳贈嘉義大夫漢城府左尹兼同知義禁府事
公爲人慈祥篤實居家涖官以忠恕爲務律已接物
以驕侈爲戒自幼有大度年十六試藝于京師兵曹
判書魚孝瞻見而奇之以外孫女妻之寔高麗勳臣
柳車達之後僉知諱塾之女天性端嚴事舅姑以孝
教子孫以義閨門之內肅如也弘治甲子燕山元今
三十年卒于京第葬坡州平山寺洞之原與後武移

祔于公未果有三男長曰壽萬將仕次曰壽千水寧
節度使李曰壽億宜寧縣監將仕娶監察河伯達女
生一男一女男應卿司憲府監察女歸于徽水使娶
進士閔希詮女生一男曰應世宜寧娶府使姜叔淮
女無後監察娶承仕郎柳亨昌女生三男一女男曰
堰濬源殿叅奉曰墻曰城女適申弘國徽一女適正
郎李霽嗚呼徽於公有撫育之恩恨不報其萬一故
不諒其不文而謹叙平生實跡之可傳於後者以爲
不朽云銘曰桓桓元尹始發其闌踵武聯芳族大以
衍猗歟我祖克承厥後早登桂籍入邑綰綬推恩施

澤在在遺愛秩棠榮滿知足勇退鶴髮金章輝暎鄉曲積德貽慶緜緜瓜瓞○按咸州志叢談在予趙公出自武科家極富饒而有儉德養子孫衣掩體食充飢而已常戒紛華之事年七十餘退老鄉家時孫應卿臨溪造別室數間墼之施丹碧公見之大怒曰吾家古未有丹雘第宅自汝作俑吾門其將衰矣翌日即命毁撤

迂拙子朴先生事蹟閭表碑

按咸州志公姓朴名漢桂字天支密陽人幼穎悟莊重已有大度比長慷慨有大志博聞強記遊於佔畢

肅門成化乙巳登文科累遷至司諫院正言凡進說務盡誠意冀感動天聽及拜昌寧莅政勤敏尤謹於興學校明教化以治民政最特 命加階燕山朝遷至獻納有陳疏其畧曰文昭延恩殿諸陵與夫文廟曠不親祭而進宴賜宴一不停廢仁政殿前酣歌醉舞閙唱婆娑臣等心甚未安一日入侍進諫遊宴事曰自祔 大廟後 大廟及諸陵殿一不親祭龍鳳帳幕乃 天使時及大宴所設而或至累日不撤慢遊之事其於孝思何如燕山勃然變色曰龍鳳帳幕是爾之帳幕乎復進曰此皆由民力而出雖謂臣民

之帳幕可也燕山默然又論任士弘事其略曰姦凶
貪邪者動必欺君妨賢至有臣子所不忍言之地則
古人比之刀劒不其然乎今此士弘等究其已然之
跡占其方來之害臣等不識殿下之右此羣邪者何
爲耶時主荒事非知終不可有爲乃爲養求外拜醴
泉始至郡人迎喜曰是前日昌寧賢太守也更相告
語莫敢違命一郡翕然居八月而戊午史獄起以公
嘗遊佔畢齋門決配碧潼庚申夏無雨而雷震人于
闕門外移配樂安時禍機叵測而坦然不變常操在
謫所丁內艱哀毀過禮如不欲生甲子史獄再起械

執而去過金驥孫謫所淳昌金要於路微諷于公云云蓋使自明也公不答金曰有母在須更思量公曰云云金黯然而別嘆曰朴君之舍生守正人不可及臨刑神色不亂陽陽如平常是年五月十二日也時年四十六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雷電公性勁特英毅忠誠直節無愧古人矣十月始歸葬于郡址邊山東麓正德丙寅 中廟靖國追雪被罪諸賢庚午命贈承政院都承旨以昌寧名官載勝覽自密陽娶郡人安孝文之女寓居牛谷村○萬曆丁亥春寒岡鄭先生爲郡守致祭發民力加土築階繚以周垣固以高

鐫又使立石建祠以表清忠其文曰某自早歲幸從
先進竊得聞先生之風而有以感慨於中旣又從事
吏役奉符昌山盖昌山先生曾所遺愛之地深愧不
敏無以克承餘韻玆又試郡於此聞先生之墓宅在
焉方以始至告謁　先聖不得躬致禮於墓下擇遣
一鄉之士伸告平生之忱至於封植守護之冝敢不
特加脩餙使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所嘆尚興起於
清忠不撓之操也耶○又曰　謬膺朝命假守玆邦聞
公墓宅在縈封之內卽遣士人致祭告誠以伸平生
景仰之意凡在脩護之道不敢不用其謹盖欲公忠

蓋之節表章於斯世而使後來之人知有所聳起此在長民者所不容已焉也郎事之始謹將酒果具以告焉惟公精爽庶幾鑑饗而毋震驚焉○郡人立祠春秋享祀○閭表碑銘 并序 迂拙子朴先生諱漢柱字天支密陽府人訓導諱敦仁之子也天順己卯正月廿三日戌時生于豊角縣黑石里東山村第宅有異質穎悟莊重出語驚人六七歲能屬文有大人特立軒天地之句聞者奇之初學於鄉翼生員高克敬高異其言貌氣像必冠帶而後教之比長慷慨有大志以古人自期與寒暄遊佔畢門請受尚書佔畢公

手抄小學書與之因以詩勗之曰莫把殺盤窮佶屈
須知方寸湛天淵其隨才奬進之篤如此先生篤信
力行博聞強記文章氣節逈出流輩稱為斗南一人
成化癸卯中司馬兩試乙巳登甲科三人七更歲拜
正言 成廟雅尚儒術銳意文治先生自謂知遇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嘗入 經筵 上曰辭吐俚正言
至矣盖以先生不避俚語而言多讜直誠意足以感
動人主故嘉之也乞養出宰昌寧縣臨民御吏皆有
條法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一以洗究澤物為心昇徒
從暗行閭里探得民情而人不知之尤勤於興學明

敎選邑中子弟之秀者與之講論修己治人敦本善
俗之道春秋行養老禮因訪疾苦賻喪而賙濟之使
不失所失時凡有令必前期布告無慢令致期之撓
閭里晏然發姦如神剖決如流吏胥民懷道內寃訟
之不得其情者多萃于縣方伯及守令如有盤錯難
處之訟則皆來取正以治行第一 賜表裏加資且
不煩民力新搆廨舘名曰秋月軒盖取朱子感興詩
語也是時鄭一蠹作光風樓於安陰李庸軒起聞韶
樓於義城識者謂觀此三搆足以知三賢之心一而
此軒制度尤佳云燕山三年爲獻納極諫遊宴失政

等享燕山勃有怒色至於宣賜食物有朴某勿給之
敎而循盡言不諱又劾論盧思愼表權之漸任士弘
姦邪之狀卒爲二凶所陷以及於禍爲刑郎時疑獄
之未决者皆立斷人稱明鏡時主心日荒國事日非
知不可有爲遂爲親求外得平海旋以邑遠親老換
醴泉始至郡人迎喜曰是前日昌寧賢太守也吾屬
其蘇相告戒不違命一郡翕然未幾搢紳禍起以佔
畢門徒拿致京師碧潼郡付處是戊午七月也庚申
夏無雨而雷震人于闕門量移關西付處朝士于兩
南由是遷于樂安辛酉聞外計以遺衣服設位攀號

絶而復甦初被執而去過金驥孫謫所淳昌金要於路
徵諷云老母在須更思量盖欲使自明也先生不應
金憮然而別曰朴某之舍生守正人不可及矣甲子
史獄再起先生臨刑神色不亂五月十二日也是日
晝晦大雨烈風雷運家人聞訃設奠則雷震又作長
虹一脚插於庭中久不解見者異之分配諸子鳳巨濟
鸞樂安惟鵬鶴以幼免葬于咸安郡西蓬山東麓乃
夫人族山而郡爲寓居之邑也夫人廣州安氏副司
直孝文之女也哀毁不釋衰乙丑八月七日繼逝祔
葬于墓左丙寅 中廟靖國庚午贈都承旨錄用子

孫先生自少篤好性理之學沉潛經傳孜孜不輟諸子百家山經地誌亦皆探討以資窮理方嚴勁特英毅果確語默動静一遵繩墨雖遇倉卒不變常度其事親也篤於愛敬每日鷄鳴省問如禮退而讀書正坐終晝雖家人未見懈容清介絶俗家無饘石之貯而處之裕如訓導公性嚴有法度誨以孝弟忠信之方出入行止不敢自由嘗宰昌寧縣距親庭半日程問安奉養常有定規使不至濫若踰於規卻之或於初昏單騎來覲遲明卽還而民不知之方在諫院訓導公取見章奏且聞進說太直戒之曰吾甚懼焉後

勿如是對曰身在言地豈敢隱默以欺吾君以負所
學哉其當危亂之朝斥姦邪格君非面折廷爭略不
顧避人或止之曰如公所爲殆非保身之道愼勿如
是答曰人臣以直道事君不合則去豈可自謀其身
而陷君於不義乎衆皆愧服又以興起斯文爲已任
雖在流竄中訓迪不倦眉巖柳公希春云湖南學問
淵源皆出於公爲文章曾不經意而人自不及平生
著述大禍之後安氏盡投火中不傳於世惜哉嗚呼
先生論其行則忠孝兩盡語其學則體用兼備實可
師表百世血食千秋而 國家尊崇之典後學矜式

之禮不恔於同時數賢者抑何故也盖由爰初立名
之有異而其成就大小之不同亦或有命於其間歟
幸惟寒岡鄭先生闡敭幽光於埋沒之餘咸寄俎豆
之奉次第舉行九原忠孝之魄庶乎其少慰矣咸安
郡人謂余鄉之後生獲嘗聞夫子遺風合辭徵銘余
謝非其人辭之既固請之益勤不得免而爲之叙云
銘曰噫嘻先生河嶽之精日星之明佔畢之門一壼
寒暄師友淵源因心學究孳性德懋縫掖領袖孝竭
供職忠盡朴直搢紳柯則惇倫立紀講道明理盖其
能事牧瘐而肥孳猾以戚霜凜陽暉憸邪尺目鬼蜮

肆毒搆禍斯酷震轟掩垣虹抻庭盆寘感其冤天定勝人盛名不渝公議鼎新咸容揭虔士執豆籩崇報永年刀音小谷寔公舊卜尚留餘馥闡幽垂光刻此銘章過者聞香

玉浦萬户李公事蹟

公諱希祖字善述星山大姓廣平君能之後知中樞靖武公諱好誠之孫贈參判李公諱介智之外孫也自金山移咸郡於公為三世矣爲人豪邁勇健慷慨剛方性又清介恬於貨利直論敢言無出其右人不能抗初以門蔭進為玉浦萬户閒親老不復仕歸養

于家以糾正一鄉之風俗爲事郡人推公爲留鄉座首能整頓鄉綱脩擧廢墜甚有可觀咸之郡古無鄉射堂正德庚午秋與別監趙公昌李公浥議于鄉収米布卜地創立於郡城外東南之隅咸之有鄉射堂蓋自公始詳載姜鍬鄉射堂記辨別淑慝糾覈嚴明善者勸惡者懲少者服長者敬鄉俗一變郡境肅然土主亦採聽公言革去弊瘼便民之政甚夥焉公嘗占得大浦邊陳荒野田可種麥穀十石地告方伯出立旨以爲他日食力之所一日鄉人某甲來曰大浦陳地民多願耕旁聞公有立案故不敢耳公笑曰民

情若此我何得私遂取業券焚之衆皆快悅服其雅量
公住郡北黔巖里大川之上去邑居六七里許每日
平朝羣吏相率而至禮謁而去至夕亦如之以爲常
規其或違禮則有罪罰羣吏惴慄相警飭無敢慢者
逮公之歿也郡吏皆持服百日遠近村氓各自出米
爲公設齋薦福于僧舍者凡七度嗚呼薦福一事鄙
俚可笑雖不足爲輕重於公而其愛公慕公之實可
以此而想見非有得於人心而能若是乎公之在世
吏民嚴憚而畏伏之公之旣逝吏民追念而頌禱之
是知昔日之嚴不專於嚴而功利恩澤之力未嘗不

魚濟乎其間矣公故所居巖上構溪堂名曰新亭魚
大諫灌圃先生寧郡時常出遊其亭如山簡之於習
池既去寄題六絶并以小叙其畧曰癸酉中宗朝正德八年
春余以病在鐵城覲舍得咸安之命承之莅郡及冬
病篤移告而退于時主人但有草亭後數年聞新制
亭整敞聞余雖不獲登覽若其景致少所慣歷今皆
在目噫郡是余桑梓也松楸丘壠三世于茲有蒼頭
薄田猶食其毛而得佩郡章榮何敢當顧無寸惠及
民有愧古人之爲本郡者今於是亭得無感乎因寄
拙詩于亭主魚叔藩懷以謝父老主人名有相於余

族且舊也為人慷慨嘗為巨濟等處水軍萬戶為親不復仕余在郡益知其才可大用而方料理一鄉風俗之是事此難能也豈古隱者流也詩曰主人早負山西勇曾御龍驤萬斛舟只緣穀水辭符印仍作居鄉馬少游○一丘勝境郡城東亭倚危巖架半空平世自宜田與舍登臨未必讓元龍○餘航晴翠照人顏倦鳥閒雲日夕還極目遠峯青似染千鬟盡是別州山○萬古金羅形勝地山川盡在一亭前若將眼力為吾郡方丈之東戶幾千○懷印我同公翁子貴得人君勝澹臺賢病来卧理吾何敢空愧吾君縮手邊

〇田苗舊遊今五秋一年長作習家遊而今更歎新亭客却恐人人識古侯見咸明志

大司憲趙公神道碑銘幷序

公諱舜字堯卿趙氏出咸安高大父工曹典書諱悅曾大父贈司僕寺正諱安大父贈都承旨諱旅父鄴守贈參判諱銅虎咸處或仕代家其鄉多以晦養居奮於公封追三代例推恩也初公自上庠擧弘治壬子科選調承文院七更歲爲正言年尚少毅然依青蒲詆上公之貴壬弼仲丙辰丁巳歸曰李穆往大學指尹弼商為燕鬼上疏論之趙舜為正言亦嘗駁盧思愼及戊午禍起尹盧二公為相以李穆學受業佔畢齋門極稱之且謂盧曰舜亦可殺

盧曰是何言也終不聽上公之貴蓋謂此等事也誣辭抗不少假燕山主怒曰

許廢退殆五年有司惜其久而主滋厭收復之僅西

敘歲甲子曾在言列者皆禍公亦竄南丙寅改玉一

起廢遂宰公居昌縣俄以十室非所以處公改判官

于太常尚瑞院轉持平丁卯為校理厥後出除掌令舍

人執義[illegible]軍器寺由直館盍學提擢納言承旨公三入

銀臺承政院動遇事故兩見左授一銜外恤其間秉湖

西將鉞忠清兵使佩金官左符金海府使蓋試公虎韜又聽便

養之志也始公卒內制以左承旨徵入也閒母老乞

免 上以侍起居有羣宗勅按使繼致饎養助公以

職罕世異數也壬午復拜都承旨九四入院而陞嘉
善長烏府大司憲亞南宮禮曹且天曹吏曹總制按出畿甸京畿
監司未幾來守麗京開城留守忽病上辭促登道昇至東坡
驛名傳舍卒是嘉靖丁亥中宗朝六月癸酉也公御家理
公一以忠厚平生喜與人適未間卑貴遇酒所必決
拾命帙射於際絶崖角一利害不以時之惴惴若浼
搖手背馳者為累已之恐惟惻隱賙窮以不能盡已
道為病嗚呼悲夫其六十三春夏而止也耶夫人鄭
氏生一男而殤收弟寡子庭堅為嗣詩書之業庶有
托矣席門庇爲絲奉扶櫬祔窆于先塋之原銘曰人

或遥躬無以為址厚收薄護非身而止我物與仁而
友之忠雖足我獲宜後之蒙天而不夭伯道何尤昭
我有若斯已不求
按咸州志以撰出金安老故不載全文蓋碑之作
在丁亥安老之敗在丁酉相去十年間吉凶成敗
始相懸絶如此於公何與哉嘗觀墓碑全文有曰
公長者僕恒憻之磬然惟小心又曰自此長途騫
驥始判邈然望公于天上云云當時畏敬歡慕之
意味已於公逝之後而其文法之奇叙事之妙又
不可没茲敢一依咸州志纂錄舊本收載于此竊

自附於不以人廢言之義云 崇禎壬申三月日

從曾孫 任道 謹識

南溪處士趙公墓碣墓誌

右參贊李公敬輿撰曰南溪處士夫人旣卒之四十三年其孤應時涖止言曰衰門薄祐殃禍荐臻哀我考妣相繼殀歿二孤呱呱方在襁褓賴祖父母叔育支綴氣息以至今日而有子不令無以顯揚先人墓道之銘亦未克立孤之慟罔如何哉子盍爲一言以圖不朽嶽義不可辭謹叙其梗槩云公諱壽萬字眉叟咸安著姓遠祖諱丹碩始顯于麗朝其後繼有名位不

純曾祖諱安贈司僕寺正祖諱族贈承政院都承旨
考諱金虎僉知嘉善大夫中樞府事妣柳氏僉知諱
塾之女高麗勳臣車達之後公生於成化己丑宗元廟
年少有孝友至性又好問學強記常過於人有時宰
薦以官之辭不就嘖排盃篤自喪配後無意於人間
享遂號南溪處士徜徉山水以自遣焉弘治辛亥七
月十一日疾終于咸安第得年二十三配河氏晉山
望族考諱伯達司憲監察高麗平章拱辰之裔妣坡
平尹氏漢城左尹慈之女以成化乙酉生性本孝順
又敏於婦工治絲枲針縷皆極精巧若不出人為者

焉弘治庚戌八月初四日旣乳而病越二十二日卒
得年二十六父母哀其子婦早歿乃合葬于咸安郡
西防禦山麓下林洞辛坐乙向之原公爲人開爽明
秀內剛外和平居寡言笑溫溫然有君子之度人皆
以遠大期之若天假之年使得以成就則其所至未
可量也不幸短命行不著而名亦無聞尤可惜也已
惟刻字立石垂諸久遠則於人子之心猶足以少慰
耳有一男一女男應卿司憲府監察女歸于薇監察
娶承仕郎柳亨昌之女生三男一女女適進士申弘
國男曰堰叅奉曰墻部將曰城儒士薇生一女適正

郎李霦銘曰已摩南溪而至於此束髮力學將大厥
試孰云其殀賁志入地爵彼佳城永閟其光有欲求
之視此銘章

判中樞湖陰鄭公士龍撰曰趙君應卿以妹壻李叅
賛所撰先考妣墓誌稿來請曰卿越在襁褓遽失怙
恃賴王父母顧育獲有今日至今四十有八稔墓遂
無片石以顯先人行跡惟不肖墜失是懼子其爲我
叙之余應曰誌已詳余無復贅君請之益堅謹按有
諱丹碩顯于麗朝仕至將軍元尹其後遠益蟬聯遂
爲咸安著氏贈都承旨諱旅生僉知中樞府事諱金

虎娶僉知柳輗女寔生君君諱壽萬字眉叟自幼志
學資禀過人有時宰薦授叅奉君不屑就仕學益力
不意配室歿君悼念之極不以世事自累遊放山水
自號南溪未幾病風痺輿浴東萊湯泉時 朝廷用
師北虜僉知公與從征治東急報抵君君謂親涉危
事子不可以不省卽強疾就道僉知固止之不得用
是疾轉篤竟不起寔弘治辛亥七月十一日春秋二
十有三配晉山河氏高麗平章拱辰之後贈晉川君
巨源之五世孫司憲監察伯達之女性順慧宗姻稱
之先君一年終卽庚戌八月二十二日也君之兄英彝

表裏完粹平居笑語不苟且孝友天得晨昏省察勤
悃備至僉知公常云孝類吾兒世不多見不幸不永
于世有負不展惜哉君生一男即應卿司憲監察嘗
任丹城以政最聞又能裒輯內外族譜書以致追慕
之意女適李薇即議政府右叅贊監察初娶主簿安
繼宗之女無後繼娶承仕郎柳亨昌之女生三男一
女男長曰堰濟源殿叅奉次曰墻部將次曰城儒士
女適進士申弘國叅賛之女一適正郎李齊銘曰有
定未定理則或然嗟賢而殀孰咎于天嗇躳格後吾
焉此徵尚克不怠以杈其弘

司憲監察趙公墓碣墓誌

盧玉溪文孝公撰曰公諱應卿字庚老咸安著姓遠祖諱丹碩仕麗朝官至將軍元尹其後有曰烈三司政堂曰悅工曹典書公曾大父旅進士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大父金虎嘉善大夫僉知中樞府事　贈嘉義大夫漢城府左尹有三子長曰壽萬少而好學有奇趣自號南溪處士配晉山河氏監察伯達之女生公數歲皆歿左尹公憐而育之自幼有至性痛父母早亡恤恤焉不自爲人每言及親必嗚咽流涕時左尹公年高無恙公以不及事親者而享之

餘四十年不怠鄉里稱之無間言尤痛不識親顔歷
詢宗老倩工真之式致哀慕灌圃魚先生作詞以悲
之居家奉先一遵朱文公家禮齊必浴而後祭左尹
公憐公早孤且嘉其誠孝賜與常厚及分臧獲田土
名以奉祭者踰式公一皆辭之卒與諸父均焉性又
篤於宗黨無問親疎厚加撫愛嘗愽詢內外派系叅
以古譜裒輯纖悉不遺餘力兩咸若晋等鄉各有姓
譜皆公所編也雅不喜紛華雖極豊饒而自奉如寒
士教子弟絕去驕吝之習每觀書至論古人忠孝處
未嘗不丁寧勸飭焉至如見善必揚聞惡必掩敬老

慈幼周貧賑之解鬪爭救患難無所不用其心眞可
謂善人矣嘉靖甲申 中宗朝 初授幽谷察訪階奉直郎
戊子遷宗簿寺直長俄移内資寺庚寅進秩朝奉大
夫司導寺主簿移司憲府監察尋補丹城縣縣有死
囚非其罪者一日忽自誣曰積歲繫犴使老母困於
圄饋如此寧即死不欲累焉公惻然爲伸理得脫於
死其平反矜恕多類此癸巳丁左尹公憂哀敬俱至
己亥除安陰縣爲政必本慈惠遇旱齋禱多有應聽
事之暇時與客幅巾藜杖探討幽勝樂而忘歸雖人
或病之而不屑也壬寅因事罷歸其鄉不復求進有

執政言其不當久廢者復除監察遂拜禮安縣監就官未成政而卒實嘉靖己酉明宗朝之五月壬申也春秋六十有三公始娶主簿安繼宋之女無後後夫人柳氏晉山世家高麗勳臣車達之後承仕郎亨昌之女也妣鐵城李氏左議政原之孫 贈都承旨泙之女也閨範甚高夫人早服家教以賢行稱及其于歸也事左尹公能承公志居第雖異而晨往夜歸饌羞非手調不進尤嚴於奉祭烹飪滌濯必身親之隆寒盛暑不少懈有娣竆居早亡一子最幼夫人育之若己出壯而爲具令有室其兄又未娶復如之撫視子

孫恩愛雖至嚴加訶禁未嘗使之稱慾嘗曰勸爾讀
書豈獨爲科名哉欲其觀往行而率履之耳其聰識
高明不但爲婦人之賢而已及公之殁也哭泣成疾
未及期遂不起得年五十有八嗚呼公與夫人俱有
至行宜享遐壽而奄忽相繼玆何理也公初宴㞐于
咸安郡之鷹巖原夫人之葬也將營其傍而左右之
及泉有水遂移卜于郡西下林之原南溪公墓側嘉
靖庚戌明宗朝十二月壬申也生三男一女男長曰墱
璿源殿參奉次曰墻部將次曰城儒士女適進士申
弘國參奉娶府使姜姬臣之女生一男一女男曰宗

道生員女適進士盧士訓部將娶叅奉孫世英之女
生一男一女男曰崇道女幼城娶縣監李景成之女
生二男長曰信道次曰緩道進士生二男三女男曰
磊曰硌女長適察訪愼有次適幼學李重綱次幼始
公之葬也孫等累然服衰來乞銘至今倩之猶未置
楨少蒙知愛於公又有通家之好不敢辭銘曰嗚呼
趙公至性肫肫有懷二人追肖其真乃祖有賜讓而
能均篤其同源作爲譜誌行敦原本古人無愧爰得
佳配其德寔類謂茲受祉胡不耆耈刻文茲石維以
告後

丁舍人熉撰曰咸之有趙逖自麗代其始有將軍元
尹者諱丹碩由丹碩四世有諱烈三司政堂又五世
有諱悅工曹典書典書之孫　贈都承旨諱孫是生
僉知中樞府事金虎金虎有三子伯曰壽萬志學雅
有幽趣自號南溪處士先僉知公早歿配晉山河氏
監察伯達之女高麗平章事拱辰之裔逝在南溪一
年前有孩提子遭此閔凶顧復於祖父母及長有孝
順之德爲百行之原是曰禮安君也諱應卿字庚老
晉自髫早失怙恃我不可以列於人矣不幸已無及
生我之父母父母所自生之祖父母尚無慈此非其

幸耶承順奉養靡所不至餘四十年人稱其孝敬每
言及父母必潸泣危痛其不識父母形容歷詢逮我
父母諸人寫出兩真必求其一毫一髮無有不類然
後事之如生有一老婢曾事先夫人退居他邑者卒
至見影堂驚咽久之其哀慕誠切必得形容於數十
餘年泯滅之後繫此可想其他濯爾魚公感公之意
為題影堂詞極悲惋魚倅不諧俗非其心服不苟稱
人非君至誠何以得之祖考憐君孤獨教穊且嘉
其為人凡賜與特多諸子名以奉祀者踰例君具利
害自減損至拂祖父而愈堅薛侍中後君可易得耶

居家奉先一遵朱子家禮幼而自盡老而彌篤見人
親老則曰爾有何修致茲福履我得飲食無所於奉
必分滋味於其人雖喜朴素侈靡之物不留于心雖
藉巨業自奉之約淡如寒士好善樂士周窮恤急皆
用其情鄉里歸其歡心尤篤於宗黨[illegible]由於[illegible]同源
豈有親疎凡我同派一人之分如悉同派是念其先
也至成內外族譜所在隨之此得於范文正之遺意
也德美之蘊於中者此其大賢也嘉靖甲申授奉直
郎幽各道[illegible]訪使人約已得於天真是時僉知介廉
寧又卒其制間[illegible]勿盛戊子陞授通德郎宗簿寺直

長移內資寺庚寅陞拜朝奉大夫司䆃寺主簿移拜
司憲府監察直補丹城縣縣有因當死非其情忽自
誣曰積歲繫獄有母且老悲號乞哀以逃苟全之常
誠所不忍寧卽死不使老母奔走道路君惻然覓得
其情以脫於死癸巳丁僉知公憂服闋安於便適己
亥又補安陰縣以通訓資縣山水之區鄭先生汝昌
游刃之地光風霽月至今使人有可與起焉者君下
車訪先生遺政可證者彷由之苟有暇日野服芒鞋
必造幽勝正西曰靈覺寺洞西北曰長水洞逍遙倘
佯以樂其志後罷歸咸安終身自是益無求進之念有

勸其出者曰吾以無似忝祖先之慶膺擢白金壽度
專城今復何求吾分已過最後有門黨秉權劾若之
賢于銓曹復拜監察未幾補禮安縣非君之意用牛
刀未浹旬病終于縣實己酉五月初三日也春秋六
十有三君臨官如家視民如傷務盡其心雖施措未
必一歸于理尋厥所原則其誠款款此可以知仁也
其警子弟曰朱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子以未學
今老矣何及爾等戒之孔子曰雖以周公之才之美
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爾等有一焉則非吾子孫
又曰有實行則皆可師之友之隨其人徒有才無學而

已則陋矣凡古語有忠孝字尤必眷眷焉言行之見
於外者此其可名也積厚施少將君之自貶而不肯
發耶抑其時之不利也君初配順興安氏先正珦之
後主簿繼宗之女無後後娶晉州柳氏太師三重大
匡大丞統合三韓功臣車達之後承仕郎亨邑之女
也柳氏母夫人鐵城府院君左議政原之孫　贈都
承旨泙之女李胄暨贊實其兄弟也性端識高博通
經籍尤深於小學列女傳早喪撫三子女柳氏次在
第二生長家庭耳目所慣有自來矣及歸于君能秉
婦道庭無間言僉知公愛其柔嘉終始一意少無違

忤謹於祭祀一體君志必親操豑俎隆寒祈暑益勵物非餕餘雖下人必見亦知其不可先食皆夫人誠孝所及也有鄉人至君門者君以隣好不與之絕夫人曰某人有言其母不慈者不孝人也請勿與接後君察其人果惡內助之益類此不一二有娣窮居而亡者有弱子無所於歸夫人憐恤如已出長擇婦資以迎之又有其兄年長而未有室家亦為之資給成禮一如其娣夫二子之失母而得母非惟夫人之賢為可尚而君之能令夫人容其為善為何如也使諸子衣足蔽體食足充飢而已所務從廣君訓戒之言

以致丁寧焉至事出非料奉柩南還未亡餘身無意於世未及期疽發而終君庚戌正月廿四日也在世五十八年矣曾安君于咸安郡北鷹巖又用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壬申改卜于同郡西下林之原坐乾向巽又南溪塋側也遂合祔焉從周人也墳鐵城外裔也於夫人行兄弟而已三從也向因夫人之弟柳長者幹拜君於安陰君倜儻異父母衰中又喪伯氏瑩域諸事盡力之及不煩于官以完我終天心事仁人匍匐之一端已驗於中心矣每嘆郭元振范堯夫不可復作矣忽喜君之是施其無愧兩賢哉十餘年未

見君之於人其施之周豈徒我哉益喜其仁之及無
不用其極也戊申夏君適過于鷄龍之寓舍仰其容
光已非昔日留與一日從容攄意有德之人沉于下
所可必者惟壽也豈知其遽至於是耶君娶夫人有
男三女一男曰埴參奉曰墻部將曰城儒士女適判
書申瑞仲子私國進士參奉娶府使姜姬臣之女生十
一男一女男曰宗道方志于學有將就女幼部將娶
參奉孫世英之女生一男一女皆幼誠娶訓鍊奉事
李景成之女生三男幼進士生二男二女男曰磊白
硌一女適承旨愼希復之子有二男幼三孤以殯殮

君之最悉不以不文且不以不可言之地迫以叙君之平生俾銘其可久其何敢承然熿於君結草之義每無以報君之萬一爲恨亦樂道君之美不諒文之醜而蒙三孫用於埋不用於樹之諾云銘曰貴人所要壽人所慕貴有可畢壽有可惡莫爲而爲命不可致徵事於仁苟得斯娓專城非賤旣心斯民六句非殀寧無反身吁禮安君亦云彝羨樂得幽閒夫人所至夫唱婦隨做一家理所欠于天早失怙恃

南溪處士晋山河氏畫像贊

按咸州志叢談監察趙公應卿襁褓中俱失雙親及

長以不識父母顔面爲慟詢諸宗族及奴婢之逮事者依其形像摹寫父母兩真當祭則必展之魚司諫得江爲之作畫像贊其詞曰公諱壽萬字眉叟咸安大姓趙氏之後也自號南溪處士歲成化己丑春季初三生弘治辛亥（燕山朝）秋孟旬一終晋山河氏亦當世巨族乙酉春仲旬五生庚戌秋仲廿二終俱在世只廿餘春嗚呼悲哉其有子曰應卿一日来訪余因泣而言曰卿雖不能記其顔面罔極之情不自克焉詢諸長老親戚依其狀貌丙戌冬粗寫兩真于一幀以表哀慕之情請予書一言于其末得江以連派不

忍獲讓而言曰非至誠不及此其與漢之丁蘭同其意也膝下之歡已不可得則安畫於龕當祭而展紡綈痛快不猶愈於夢中見耶先儒以畫親之像一毫不真為嫌此重木主之論也不已固乎贊曰古人事亡或見於羹木像有淚全由至誠豈無栗主何似厥真親還不老鬚鬢長春如聞謦咳奉以終身

司憲府掌令李公墓碣銘并序

晉州牧使鄭百朋撰墓碣曰公諱義亨字勇甫咸安人年廿四舉進士 世祖特召殿講見其貌頗奇之擢拜宣傳官中外機務有時咨訪時以大器期之

睿宗即位眷遇異常後以平昌郡守登丁酉成化十三年
成宗八年文科與弟智亨聯榜及開恩榮宴於晋山伯氏
仁亨亦以戊子壯元同戲壽席列郡俱會人皆榮之
公性本剛抗頗忤時宰故貧窮登科而不得陞階歷
拜司憲持平掌令遇事敢言及倅草溪不犯秋毫丁
憂遂來新官服其廉簡追送書冊公不受封還廬墓
三年哀毁盡禮服闋以宗簿僉正出莅南原以疾卒
于官享年五十四惟公精於經術篤學力行寡言正
色人皆嚴憚居官莅事剖決如神閨門之內肅如朝
廷兄弟之間友愛彌篤娶平壤趙氏生四男三女次

子誦於吾司馬同年請銘於子銘曰禀氣貞簡踔厲恭默研窮力學晩登仙籍莅郡稱神入臺抗章位不滿德人誰不傷

司憲執義趙公無盡亭記 中宗二年正德二年丁卯公登文別科生員柳沃榜

周愼齋撰曰頭流山東走三百里其横截半空鬣振浪湧作鎭於咸安者曰餘航其一股翩翩飛來未十里伏而又起如紫鳳護雛而有城跨其上者郡也城山左臂蜿蜿蟺蟺逶迤西北奮驤作氣勢緣擁郡城遂東赴清川如渇蛟飮水而昂頭有棟架其頂者無

盡亭也亭距郡一牛鳴地即吾趙牧使先生所居之
東臯也先生得是臯而因家焉其始也為大道旁之
一荒丘又當邑居之劇自伽倻開國以至于今
天不秘地不藏路於是者日千萬而然未聞有知是
勝亭之者惟先生一覩而得之利剃榛佬堂宇顧不
葦歟移舊路蒔佳樹以開蔣氏之逕花竹掩暎飛甍
翔翥葳蕤之家羅擈臯外行者望之若仙居先生謂
余曰我以無盡名之子其為我記之余於先生每有
謁輒引登遂得縱觀其形勝也其制凡二棟西為燠
室東北皆窻窻外有壇如玉扃其下蒼壁大川之自

南来者滙如明鏡縈如玉帶鏘如環佩環辟壮注八于楓灘川外碧梧可千株東望諸峯皆松檜葱欝十里許先生嘗曰是吾乗化之地南望有山突兀桂昊莫有間遳亘與亭相對者曰巴山壮望大野目極十里麥秀而翠浪掀天稼熟而黃雲盖地冬而閉户愛日可曝夏而開窓炎歊莫近通三島之紫翠挹十洲之煙光清風自來明月先到不出跬步萬像咸集信乎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先生歷典五州早賦歸去來而高卧於其中以青山白雲為宴屛以清風明月為儐价發咢詠舒陶嘯蕭然而幽寂然而曠脩然而樂

熙熙如也其樂也雖萬鍾之卿相不足以易此夫宦海雖榮而有辱故君子以勇退爲貴姑以一邑之事言之李元帥芳實以蓋世之忠克復京城濟三韓於魚肉功莫大矣而生罹構及爲相國世讓以華國之文黼黻王猷爲多士之楨幹名莫高矣而沒亦未免方之先生之樂不亦有愧乎豈先生有見於斯歟且先生指眼前山爲身後計是能知命也能知命故能勇退能勇退故能有是樂亭之景無盡也而先生之樂亦無盡也以無盡會無盡亭之名與先生之名俱無盡也審矣先生諱參字魯叔同郡人也眞厚德長

者也為官以清謹嗚呼兄弟七人三桂一蓮棣蕚相輝鄉國榮之余何幸托名於茲亭然顧今文章大手上下比肩必有能盡其無盡之義者矣冒昧為說不亦僭乎讓不獲則姑書其始末而歸之見武陵集○按咸州志義談牧使趙公參為舉子時志專讀書未曾少輟嘗一朝侍婢進食案於前公到日晚而猶不覺婢遂撤而退公猶不省焉至午設點心而亦不覺婢又撤去日暮公不勝飢困入內門曰今旣向晏旣不設朝食又不進點心甚可怪也家人俱以告公大笑曰吾俱不知其專意書冊無心外物如此

孝子贈左通禮李公墓碣銘并序墓在平康明知洞令以曾孫仁原君休復二品貴贈通禮院左通禮

大司諫灌圃魚公得江撰曰士有老於文學死於窮餓而不霑一命者於嶺亦多昌山河漢大和雖不窮餓年不知命巳山李郊東野窮餓其身而壽至八旬皆以珪璋之質埋於黃壤慭而其中有不朽者在文與行也君仁川人也考諱閔南早中生員文行藉甚士林皆推長者居太學病歿東野匍匐奔往奉柩而還實賴鄉人故舊之力乃克終制為偏母求傍近卑比之任以為滫瀡之資君年七十三而母又棄養哀

毀倍前鄉里聞于監司監司申于 朝命即除官君

辭以老病只旌其門嘉靖乙巳仁宗朝六月十六日君

亦考終得年八旬娶縣監白啓英之女于金海生一

男曰元盛又能善繼其志二女一適別侍安智一適

士子姜法未从而歿李氏善其喪以節婦旌門得注

少與東野遊備知其行惜其泯歿欲為一言傳於世

今其子元盛請識碣銘喜吾志得成而善人不死也

銘曰父為孝子女為節婦生於一家世所稀有身居

草野名則金玉衆善與俱只一片石金羅吉國山川

增色林宗有道伯喈無怍 ◯ 萬曆丁亥春寒岡鄭先

生宰郡致祭封植門墻之其文曰某以無似蒙　恩
來此視事之初即訪郡中前賢往行之可以表章一
鄉則士夫傳誦咸莫不以公之誠孝終始無憾卓然
有人所不及者為之先焉且公一家孝烈繼踵有憐
不孫不待此屢感激想嘆誠有所不能自已於秉彝
之衷者禁禦樵牧表餙門閭謹當次募舉行而先遣
鄉士敬致酒食之奠尚其精靈鑑此誠意○又曰某
恭承　朝命來守茲邦至止之初旣伸遣祭之誠矣
茲又封植墓宅作為門垣使東西行而過是者有以
仰公之孝德而知所興起也敢復以酒果先事致告

惟公之璽庶幾鑑饗無爲震驚焉○按咸州志孝郊
字東野仁川人年十九父生員周南歿于泮宮千里
奔赴奉櫬而還喪葬務從禮制年三十又遭王母喪
守廬于十五里外每朝夕哭奠畢必歸省母不以風
雨而或廢服闋以家貧母老求旁邑校官以養焉七
十三又丁內艱身不脫衰足不出廬終喪三年　中
廟朝事聞旌閭載勝覽本郡孝子下居平廣里

耐軒趙公事蹟

公諱淵字靜卿年二十二中正德庚午　中宗朝進士其
壯元則靜菴趙先生也長於詩工於表書法亦妙摹

倣十七帖好作篆隷字尤善草書筆麗遒勁爲擧不
第以蔭補金泉道察訪義禁府經歷等職在洛忤權
臣金安老意色擧而退詠絶句題于道旁院壁以寓
譏諷暗霧漫空成陰蔽大昭等句可見其志當與黃
孤山耆老同遊月城孤山款誇逞其才令衆妓女撑
總扶醉立書字畫甚壯公性不能酒獨就靜室揮灑
數幅徐取示之孤山諦視良久曰大字趙不如我中
字我不及趙矣其見推許如此公與沈相忠惠公連
源有連派相坳之義出入于門一日方相對圍棋俄
有人告曰冊城倅送書簡圻而視之獻鯫口魚二尾

云沈相初甚㖂訝以爲守令之於大臣不送則已送之則二尾魚不已簡乎第命取來則魚之大尺餘剖氷藏之載以一䭾觀者驚之盖前古所未有也沈相見魚之大不忍私用於家敬進供 闕內公白之曰兼居鄉郡時未曾見這樣大魚亦未聞丹城縣産魚如許今此之得偶一有之耳令相公一獻于 闕而自 上得旨歲充貢獻永爲規例則丹城之民將不勝其病矣止之甚便沈相覺得遂寢其獻亦不自奉曰旣不得獻 御爲臣子者何敢納口嗚呼除民弊者沈相而成沈相之美者公也昔聞武王嗜鰒魚太

公望諫止之曰難繼之物也其爲天下後世計也遠
矣公之止獻異魚於沈相其意與之暗合而亦可謂
隔世相感者矣公晚而無子取兄 虞候公蒡四男
爲嗣卽其之王父也公娶昌寧曹氏進士諱致唐之
女家在青松府安德縣且愛松生縣山水之勝築室
卜居爲終老之計至於暮年眷然有懷土之情乃還
咸安郡西山足里申溪洞是嘉靖癸亥歲也洞亦幽
靜有林壑泉石之趣與同郡縣監吳公彥毅上庠安
公宅結爲金蘭之契三老相從吟詩自娛唱和篇章
積成卷軸目爲耐軒還鄉錄皆出於公之手筆鄉人

後進之長於詩文者如篁谷李公穉大笑軒趙公宗道華尾而賡之或序或跋或步其韻皆所以發揮其勝跡而爲一家子孫之寶藏公歿之後録在安德縣叔父同知公莩免於辰巳兵火後十餘年間在咸之孫爭相傳看叔父判官公家失火録爲灰燼寧不痛哉録之中有屋上雲山曾面目國中蓮葉尚芬芳一聯最爲膾炙於人口諸叢書中失[illegible]不可復見此外遺篇亦散盡無餘今所載若干首謹出於任道聞見之得惜也惜也

全義縣監吳公墓碣銘并序

退溪李先生撰曰吳君之先羅之高敞縣人也其顯
於麗朝曰學麟官至翰林學士同藝[illegible]官至贊成事
封牟陽君高祖諱六和奉翊大夫禮儀判書曾祖諱
淹通訓大夫肅川府使祖通訓大夫羅州判官諱榮
考通訓大夫宜寧縣監諱碩福妣善山金氏訓鍊院
參軍致誠之女贈參判有章之孫也君諱彥毅字仁
遠中嘉靖辛卯中宗朝榜進士素為安左相玹所知安
公在銓曹薦為長水道察訪會以道近慶州舊處寇
賊滿熾　朝廷以武臣代君為本道察訪君去未幾
又除為景陽道察訪戊午除滿入為司宰監直長已

未陞繕工監主簿是歲十二月拜金義縣監縣本十
室凋殘輸歸走集之地初君考宜寧公曾莅之君實
隨侍於此邑情民瘼皆所諳委君感繼于先蹟盡心
經理公私胥賴辛酉九月偶以事罷歸于咸安之茅
谷村宜寧公晚歲自京来居之舊業也君生於弘治
甲寅燕山朝八月十一日卒于丙寅十二月十四日享
年七十三以丁卯三月初六日葬于郡東山法彌匡
廬山甲坐庚向之原君性孝謹事親無違志先肅川
公廟墳皆在淡川田叢甚饒累世出仕漸為聲族所
分占宜寧公嘗兩寧近境猶不之問曰彼窮以是自

活吾何將取至于君遵奉遺意遂置之惟以已遠居
而在彼宗子於蒲川公親且盡歲常設位以祭之凡
祭未嘗不沐浴致齊以盡誠意所居里素好武藝君
乃勤於訓誨勸導甚力自是其俗一變後生皆恥弓
馬習詩書君婦李氏有賢行我叔父戶曹叅判松齋
先生女也君少學於松齋之門由是來宣城爲人醞
藉明爽重信義善談諧人之交之久而益欵密與我
昆季五六人同遊處切磨義分如膠漆未嘗相舍中
歲以後出處去住之殊始相分携自是別離之情交
契之厚但付之尺素音塵之間而已至於今日哉昆

季存者二人而君又至奄忽下世使滉把筆而銘君
墓焉嗚呼吾何以爲心哉吾何以爲心哉君有二子
長守貞娶忠義衛安瓚女生三男曰潯曰雲曰潔澐
登丙寅文科權知成均館學諭三女二壻安守寬李
大亨一幼次守盈中乙卯進士娶柳應賢女生四男
五女男曰濬曰淪女壻金溉餘皆幼銘曰君與我兄
甲寅降誕我髫從君君撫我頂有儼松齋同門後先
及我彊壯君與忘年對榻聯床讀書論詩何歡莫持
雨散雲飛去住遊宦如相避然晚節俱退南社邈緜
寬夢悠悠札翰翩翩千里命駕屢約靡成君胡一疾

遽隔幽明我卧漳濱雖絜難行愧古心悒傷今淚零
情不可極義不可辭刻石空山千古無隳○按咸州
志字仁遠高敬人高麗學士學麟之後縣監碩福之
子中嘉靖辛卯司馬以薦舉仕至縣監少與退溪李
先生同遊學娶青海君李公堣之門好善慕義至老
不已律已治家皆有可觀奉祭以誠敎士有方風釆
毅然鄉閭共服一洞士風之美皆其力也㕓山翼里
茅谷村

縣監吳公三友臺詩幷序 臺在咸安山翼里故縣監吳公碩福所築

退溪李先生[illegible][illegible]前宣寧吳公退老巴山之茅谷搆

小齋竹林間就齋旁隙地甃高增卑以為杖屨逍遙之地實齋舍之庭壇而以其下面累石以為層故又謂之臺公日夕乘月散步於其上愛其清高瀟灑可寓以靜中之樂乃取李白詩所謂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句語命名曰三友臺嘉靖癸巳之春滉來南中屢獲從公遊辱知最親且厚既而蒙命教令賦此詩滉不敢以鄙拙為辭聊述古風一篇仰塞眷厚之意焉其詩曰長年卧不出綠苔上門隅既無車馬喧聊為靜者徒中庭作小臺我友從虛無逶遲三五夜皎皎慰情孤粲然出海來臨風摧玉壺飄然在吾傍

俛仰與之偵併我作三人佳期良不渝舉酒兊相對
及時行樂娛我飲月爲勸我醉影爲扶塵間與碧落
有情各盡輸酣歌且揮手孰爲彼與吾永結莫逆友
無言適已符春花暎清竹秋露滴高梧玆焉輒相邀
眞樂豈異趍世人恣徼逐疑我敢友迂不有謫仙翁
我言豈成誣○又有一絶曰碧玉千竿靣翠微淸風
六月灑窓扉退閒高卧無餘事滿壁圖書自繞圍

贈通政大夫工曹參議李公事蹟略

按咸州志名元盛字盛之郊之子天性至孝遭母喪
廬于墓側每朝夕哭奠後必歸省父而不見家人面

自服闋事父盡孝歲甲辰　中廟昇遐行心喪仍丁
外憂哀毁踰禮期年啜粥既祥而後又加三年鄕黨
歎服申報方伯尚未上聞居平廣里○萬曆丁亥春
寒岡鄭先生守郡致祭封植其文曰惟公孝思出乎
天性性復剛果制行高苦踵義家庭不忝所生一鄕
公誦莫不彌歎某以不敏假守玆邦視事之初即訪
遺蹟謹當轉報方伯上徹　天聽修葺墓宅表儀鄕
閭而先遣鄕士致祭告誠惟公有靈尚其鑑饗○又
曰某猥奉　朝命假守于玆既於即事之初用伸敬
祭之虔矣今又封植之門垣之所以表章孝德而爲

一鄉矜式地也謹具酒果先事以告惟公鑑饗毋用震驚

戒均生員姜公祭文

周愼齋撰曰月日門人周世鵬敬祭于亡師生員姜公之靈惟靈山鍾其靈水儲其氣孳孕元精乃生夫子明明皎皎秋月氷壺早事學問惟道是趍星還邯贊表捴崇仁揮拭莫耶所適無人十中鄉貢竟黜有司才一何長命一何奇青年司馬白首布衣劉蕡下第豈曰無能林椿大才卒歲蹭蹬賫鞱虎略萬未一施禀禀孤忠惟天我知烝烝孝思上貫白日百年無

雙四海寡匹平生有手恥揖俗士酸寒教授夫豈其志人所不識我實獨敬殉身以殁孰云非命歲在己巳(正德四年中宗四年)先生居廬某也丱角不辨魚魯詣侍講席暮春之月我誘我引我啓我發乾坤鬼神日月風霆靡遠不指靡隱不明目我耳我昊天同德自是十年愁患疊得汩沒東西而教不式惡萠日茁善本日蝕闕闕望誨如飢求食戊寅(正德十三年愼齋年二十四)季秋過我棠門諄切之論昭在耳根其冬聞訃淚落懸泉謂公晩歲厥志猶宣天道如何而又促賢病不進藥沒不臨穴有靦古人窮究未結孰繩我愆孰規我非隊

緒茫茫卒業無期艅航嶙峋鼎津漣漪四尺高墳千
秋我悲已矣哀哉伏惟尚饗

宗簿主簿趙公墓碣銘 并序

成牛溪文簡公撰曰萬曆十四年丙戌秋八月六日
朝散大夫行宗簿寺主簿趙君克己卒于京師余設
位而哭哭之慟其孤毅道遣使奉書淚泣以墓銘為
請嗚呼渾尚忍銘吾友也哉嘉靖辛亥余年十七往
受業白先生之門君在甥館望之知其為賢士郎之
忠厚爽曠飲人以德而同覺其醉遂與之定交稚年
相長大相得益歡往來遊從於今四十年矣然余早

嬰沉痼以死自期君彊健壯盛方享脩耋孰謂遽舍我而歿使我抱無涯之痛耶顧余與君知之深君亡而誄君之賢宜莫知余者余雖不文不忍辭也君諱堪咸安人高麗元尹諱丹碩之後高祖進士諱旅贈都承旨曾祖郡守諱銅虎　贈參判祖諱舜嘉善大夫吏曹參判考諱庭堅穆清殿參奉妣晋山河氏某官諱乾洪之女也參奉府君居嶺之晋陽仁孝魁偉尚風義重儒學好賢樂士賙人之急以禮法治家怡愉肅穆門內雍化家世素富盛賓客輻輳聲樂滿前而意不在於豪俠也慕白先生之賢求聘其女爲

君之室既而乙巳禍作先生以直諫獲罪禍且不測府君不爲動如期而成親千里資送俾受學焉君年甚少生長綺紈未習清素之風一朝來就貧家草屋數間不蔽風雨君頹然處其中糲飯藜根甘如飴蜜無一毫幾微出於言面余同在學舍不覺嘆服而知君之遠度也君在先生門讀書爲學觀感訓厲多聞前言往行文獻之懿是以器業益就事先生如嚴父左右致養盡其愛敬焉丙辰六月叅奉府君卒君廬墓三年遵用家禮奉母夫人家居以蔭補官除長水察訪隆慶庚午 宣宗朝中司馬辛未五月丁內憂居廬

致哀一如喪府君時服闋殷家而北盖白先生年老欲就養其旁也補司圃署别坐遷義禁府都事旋罷旋復進平市署直長乙酉陞宗簿寺主簿嗚呼君之履歷止於此矣君疾病時陽陽如平日與賓友談笑自若呼其子授遺旨或曰是可筆之書以為後記者君曰我子雖無書記粗可奉父命者也顧笑謂亶弟曰爾之筮占當驗矣盖其弟先告以今歲氣運不佳者也君嘗欲取金海魚氏錫女養于家以歸京族至是而嘆曰吾不得成此志也嗟嘆者再三又命其壻曰丞招某親來同治余喪可也婦女號泣其側君諭

之曰死生常理無足悲者吾已老矣亦何恨乎又謂其壻成文濬曰往告爾家君不得復相見也言畢揮婦女使退郎恬然而逝嗚呼君閒於死生之際又如此非人品之高所見之正曷能至是哉古人言陶靖節視死如歸臨凶若吉斯豈凡夫所能勉慕而爲者哉君德性甚好孝友忠信敦厚質實居官有威重風力幹局人所難及輕財重義撫愛親戚昏嫁其孫貧者數人舊產在南委輸不至恒假貸於人而不顧也賙恤窮之惠及鄉黨外姨適人無後而亡繼其室者父食田民不肯還君告母夫人推與太半奴婢二十

七口田九石皆許其自擇中人一家之産也德水李
珥叔獻父每心服之爲察訪時被勅監鄰邑租號令
明肅條敎詳盡吏卒植立庭中無敢有喧譁者民大
悅爭趍之不數日而畢輸在京官奉公嚴辦雖鋪陳
幄帟器皿之細無不修整不擾而集同官嘖嘖稱嘆
嗚呼君之志嘗欲得百里而治之推其有以及於物
而竟不得小試又不克高壽以歿豈不重可哀哉君
配木原白氏卽白先生之女先生諱仁傑清忠大節
卓行高範爲世名儒位終右叅贊君有一男一女男
曰毅道娶金遠慶之女生四男曰鐸鐻鑑戭皆幼女

適進士成文濤同學時君與余指腹而約遂結婚姻之好生一女三男皆幼君生于庚寅卒于丙戌得年五十七葬以是歲十一月某日墓在坡州西南十里峩嵩山金峯之後某坐某向之原其銘曰二氣交運屈伸不窮孰究其微原始反終君不怛化笑言嘻嘻坦其徐徐樂天奚疑載此餘休以適其丘峩嵩之宅水遠山崗垂裕無疆思百世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

◐按咸州志叢談叅奉趙庭堅性禀真淳且有誠孝爲趙叅判舜繼後子家極富饒一年所収殆過千餘碩所後母及生母俱存之日每値時事及朔望俗節

祭必極其豊備仍請鄰里族黨共稱壽觴于兩夫人
之前兩夫人生辰及春秋佳節亦必邀致鄰邑守宰
張樂設宴極其歡娛自號喜賓堂親舊經過亦盡歡
接盛辦酒食不問家契時或匱之乃糴官米以繼之
多或至累百餘碩世業之外未嘗增一物見人貧
乏輒卽施與曾不少慳一時雖或有侈靡之議實曠
然不以置意也晚年鄉中請爲留鄉座首多所建白
土主亦信重採聽便民之政甚夥民莫不感德及其
歿也弔祭相望如此人者出爲世用其亦必有所爲
而沉滯終身鄉人惜之◐又曰甲辰年間白參贊仁

傑為南平縣監時叅奉約為婚媾及乙巳禍叅賛在竄謫中不測之禍迫在朝夕族黨皆危懼而禁止之公確然不動卒成其婚能行胡廣之所不能人所難也◐主簿趙堪庭堅之子也嘗受業於鄭上舍斗與上舍之甥金台鉉同學見其貧寠無以養親嘗繼送衣食使不至乏絶又給童奴以供負薪及遭母喪窮不克葬則在京聞之即令家奴五十名持三日糧助役俾之克襄晉人至今稱道云

大笑軒傳

柳西厓文忠公撰曰趙宗道字伯由居咸安郡為人

倜儻羣居善詼諧恒言多笑因自號大笑子外若軼
蕩然內有所守不肯碌碌隨人後中生員旣而以薦
爲安奇察訪與余遊意款稔滿陞陽智縣監歷聞慶
金溝有治績爲諸縣最以事棄官歸鄉居數年己丑
逆獄起伯由爲人所詿誤逮鞫於　王獄拷掠有救
之者得寬方其被逮也人以爲必死親舊皆流涕相
送而伯由言笑自如壬辰癸巳倭變甚棘以伯由守
丹城縣以病遞又爲咸陽郡守亦以病免丁酉秋賊
再動列邑望風奔潰無一守城者獨安陰縣監郭䞭
嘗治黃石山城率吏民欲固守伯由嘗曰吾從大夫

之後雖無官守不可與奔竄之徒混死於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至是與趙率妻子入城同守南門與賊戰一日城潰賊入城伯由遂與趙同被害伯由妻李氏故判書俊民之女亦俱死子英漢為賊所虜八日本屋一年進還尋其父骸骨於城中葬之既葬後數日以喪服纍然詣余於河迴里第言其事相與摧痛嗚呼人固有一死處死為難伯由有以處死矣然人之知伯由者甚鮮獨余平生信伯由之心而知其有烈丈夫之氣今果立節如此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誠哉是言也遂書其事以備太史氏之遺筆云

大夫軒尊蹟署閣表碑郡人立祠與遺中軍逸出子並享

公諱宗道字伯由世為咸安郡人漁溪處士 贈都
承旨諱旅之五代孫僉知中樞 贈漢城左尹諱金
虎之玄孫縣監諱應卿之孫參奉諱堰之子其外祖
則府使姜姫臣也以嘉靖十六年 中宗朝丁酉生于咸
安郡西院北洞第年廿二中戊午生員擧不第以
公薦歷宰四縣一郡俱以善治鳴則吏才之長可尚
侍親齊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執親喪廬墓終制哀毁
而至則家行之義可欽公見高識遠氣豪心雄故其
居係磊落恢廓比如數層高閣四無遮障軒豁通敞

高像呈露爲文字不尚奇險豪放紆餘無有窘滯無
言不涉危長於史洞視古今明達事理人物邪正國
家治亂歷歷如眼前事自少有志節卓犖不羈晚又
嫉慨直論敢言雖以詼諧且善戱謔不欲自別於盃
酒間人因自號曰[illegible]笑軒或稱恒笑子然莫考其中
則金石其介確乎不拔至於處大事決大議若傾河
漢所與游者皆名流如晉州之河覺齋高靈之金松
菴安東之金鶴峯柳西厓星州之鄭寒岡金東岡其
人也氣求聲應每相推服公之婦翁判書李公後民
河[illegible][illegible]先生外甥也嘗曰東國人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

多其家得公爲女壻矣萬曆己丑之難公與守愚堂崔公同被 拿命俱繫禁獄于時 天怒震疊禍在朝夕人皆惴惴晝夜憂懼而公與守愚不變常度守愚則凝定自守叱咤獄卒若罵家奴大笑公則謔浪諧笑無異平日獄中爲之語曰崔司畜叱咤趙金潭諧謔嗚呼死生之際豈可易言哉非平日心志之定操守之堅能若是乎不幸守愚殞於獄中而公獨赦還厥後壬辰之變公以丹城縣監傳檄倡義列郡爲之響應是歲公與招諭使金鶴峯誠一同舟講議於矗石樓下有人傳云 大駕渡遼公慨然痛駭曰

大駕渡遼則吾屬其將安適與其臣僕於柒藍昌若
絜身而死於清流於是携鶴峯並臨江欲自隕鶴峯
止之曰　大駕渡遼之傳道聽而途說無的報可據
不可信也且人臣死　義自有其地他日自决未為晩
也吾恐今日之死無益於　國而為匹夫溝瀆之諒
也公然之丁酉秋賊兵再動公以咸陽舊守守黃石
山城死節與安陰倅郭公䞭同其始終是時公職已
遞可以棄去而新倅未至民情顧屬故不敢自愛忘
身徇　國云友人金東岡聞而義之為之詩曰嶺表
堂堂友心雄氣亦豪發闘王獨死肯作疊山逃義烈

扶人紀英風壯　本朝平生談笑處江濶碧天高人
以此句能摹寫　公氣象處云　宣祖賜祭贈爵光
海嗣服命旌其閭特贈吏曹判書西厓柳政丞曾爲
公立傳公之事蹟又載續三綱忠臣下公嘗過岳堅
山城詠絶句遂其半只有一聯曰崆峒山外生猶幸
巡遠城中死亦榮觀於是詩則丁酉之死蓋前定也
如公可謂不世出之人傑也歟鄕友篁巖朴先生撰
旌閭銘曰稟剛正氣守一箇是難不苟免風霜節義

篁巖行狀

李聘君洗馬公撰曰先生姓朴氏諱齊仁仲思其字

慶州人新羅始祖赫居世之後也入本朝有諱基命仕至內乘於先生爲高祖曾祖諱精華宣務郎祖諱凝成均生員考諱希參健元陵叅奉娶晉山姜氏晉川府院君昌貴之裔也考信範龍驤衛副司直祖淑卿司憲府執義曾祖友德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行昌寧縣事乃正憲大夫東北面都巡問使淮伯之子也嘉靖丙申(中宗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先生于咸安郡平廣里第資稟朴厚擧止凝重自幼少時嶷然有長者風度稍長寢興必時衣帶必飭對案讀書端坐潛心向學之志已自有三分

了及弱冠朱子十訓顔氏四勿書揭左右治心行已是遵是式内外之辨嚴而有法賓客之際謹而且厚喜怒之色不見於面笑語之聲不出於門終日肅然若對神明雖至夜深未嘗為昏氣所乘出入南冥曺先生之門而與崔守愚河覺齋講論道義頗有麗澤之益坊偲於鄉者大笑軒也求應於外者金松庵也所居齋舍扁曰靜默種竹嵒上踊以篔簹覺齋嘗題一絶曰萬竹東頭一室虛主人心事轉清疎杜門縛虎知歸宿方寸胸中太古於寒岡鄭先生來守郡也服其沉重曰德量弘毅非吾所及又曰隱德君子也

其見推許類如此歲甲午 宗朝以公薦授泰陵叅奉
又除王子師傅皆辭不赴己亥春赴松羅道察訪三
年秋棄歸壬寅除侍直不就其冬以王子師傅被召
上問教王子當以何書爲先先生對曰先賢有先
讀大學以定規模之說臣請兼以小註 上曰大註
足矣何必小註先生進曰小註皆是先儒發明大註
未盡之蘊若不兼看文分節解之妙脉絡貫通之趣
無以知也 上嘉之顧謂王子曰得明師勉旃乙巳
秋遷刑曹佐郞冬拜軍威縣監前數月先生浩然有
歸志書上朱文公訓蒙絶句于王子君因以獻規于

後勸勉其學略曰右絶句一百有二首皆以庸學語孟
中緊要語爲題各有工程誠學者入德指南非詞人
觸物寓興之比而其温柔敦厚之實感發融通之機
庶幾於三百篇思無邪之旨兹敢拈出繕寫謹獻左
右伏惟以聰明秀異之資當時習夕惕之暇焚香正
襟吟諷思繹必有興起善心不能自已天理日益長
人欲日益消體認踐履將大有所就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方其詠嘆之時孰不欲收斂身心期爲君子
衆欲來誘閑防不嚴隨物放逸無所不至則神君迷
歸客邪爲主本然之性於是乎梏亡矣古之聖賢銘

諸器皿箴之堂宇一動一静常自警策而況此詩精
切著明易感乎人而成始成終之活法無不備豈特
銘箴而已伏願益加勉勵慎終猶始齊仁本以空跡
之學濫忝難堪之任無一分開發輔導之益而歘過
三載慙負無量今當遠離情悰茫然謹將一䙟以寓
餘忱及爲縣也以崇學校勸農桑爲務心勞撫字政
拙摧科枳棘三年垂翼而歸丁巳冬除濟用監判官
以老病辭不就是時先生年齒既暮而素履彌堅血
氣已衰而心志愈強存乎内者静專嚴密著乎外者
渾厚沉默望之儼然如泥塑就之薰然若春風一日

顔色憔然家人始知其不安節然且以志持氣不變
起居不廢饘粥後省之人不知其疾劇戊午十一月
初五日考終正寢享年八十三明年三月某日葬于
郡南某里某山某坐某向之原先生冲澹自怡紛囂
是厭非公事未嘗入官府一時儕輩或忌其異引與
同歸而終不肯枉殺然自守無意俯仰雖在亂離蒼
黃奔竄之際其奴僕不敢取人一莖稿一枝柴先生
細行之謹化及家衆如此平居寬舒安重言語詳實
簡約待人温恭誠慤處事和緩勤謹理床席褥薦必
精潔置書冊筆硯必整飭曰自家必享觀物可驗不

可不謹至於祭祀必身親莅之務令精潔盡其誠敬
老而愈謹少無怠弛自少不喜飮酒接客之際不過
三杯若逢知己開懷談笑則雖或盡量未嘗迷亂取
與之間思義不苟戊戌年間寓居開寧朝不慮夕寧
人或問其意有言云節者亦送斗粟先生卻之以心
未幾云節以逆伏辜人嘆其有先見之明其在松蘿
也亂久歲饑窮人之來必資給之有一人請謁再三
先生不許曰聞汝有不義之言吾不欲觀諸盖其人
曾附倭賊者也嘗書曾子君子道者三置諸座隅又
書二句於其下曰身欲動則必思合義而後行口將

言則必思當理而後發觀書史不曾放過一字逐句
喫緊語人曰看他好箇文字數遍之後便訂忘了古
人所謂老境看書正如把火照前蓋謂此也至老好
學之篤如此語及小學曰古人有愛之如父母者爲
是做人底樣子也寒暄先生年逾三十讀之不輟其
詩曰業文猶未諳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此後學所
當取法而今之人置而不讀或習音釋而不知義理
之爲何事惜也見有畫地書硯者曰古人以自點其
面比之此禁戒之辭也無益於習字而徒兵手容決
不可爲也嘗曰戲謔之人人皆好與之交莅敬之人

人皆惡與之遊殊不知狎侮則身陷於惡從敬則同歸於善又曰七情之中易發而難制者怒百行之中易出而難進者言不可不愼又曰好惡不可不公若一向好惡之而不察焉則不幾於偏乎且曰君子之量不可不要弘大若狹隘難容則必有倒了一邊之弊蓋有所爲而發也　宣廟中年極論時弊製疏草將上達適守愚堂來訪見疏草有難色曰雖懇且切如時之不好如上之不用何知其必不好不用而強爲上達則徒得重禍而無益於國家莫如已之先生從其言寢其疏夫以守愚堂直氣峻節見此疏章尚

有難色則其蹟中所陳必多危言有非常情之所能容受者矣及廢朝時凶逆搆揑謀廢 大妣有六品以上收議之說先生聞而竊歎曰 大妣一國之母也非有呂武之惡自絶於宗廟則為臣子者其忍獻廢黜之言乎嘗愛柳公希春養蒙大訓壬寅夏搜輯古人危訓要語續而志之曰在易蒙之象曰果行育德蓋泉始出而流無所向必巢决其壅然後能達河海人之始生而知無所主必開發其性然後能就德業此聖人所以觀山下出泉之象而養童蒙以正者也夫養正莫先於禮禮莫先於灑掃應對坐立步趨揖

讓進退可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制其外以養其中立誠進德尋向上去達于天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噫世之人生子惡於解文字之蒙而不務開氣禀之蒙故耳目手足之無所持動靜語默之無所撿及其長也狃舊安習馳情任氣如潰溢橫奔之水不免爲反道悖德之歸尚何望其聖功哉善山柳君希春氏以朱文公訓子帖十訓白鹿洞學規合于童蒙須知而名曰眷蒙大訓有旨哉有旨哉余又搜輯古人訓蒙之語輔以口訣附于其左以助啓迪昏蒙之一段云戊午秋爲曾孫𤍠悳等遺以訓戒之辭

曰吾年八十有三矣一朝真精之澂風燭之迫雖欲教誨其可得乎玆用畧舉行身之要十有四条以為身後一家之遺訓匪余言之亦非高遠難行之事是日用間平常當行之路汝輩須服膺之動靜語默之際念玆在玆其目曰勿失為人之理曰敬以持身曰正容貌曰慎威儀曰謹言語曰勉寡欲曰戒暴怒曰節飲酒曰和以處衆曰求明師曰會益友曰勤讀書曰辨趍向曰勸小學家禮其終曰嗚呼勿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積小善而成大善勿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積小惡而成大惡鷄鳴而起孜孜為善者

小善也孜孜爲利者亦惡也而爲舜爲蹠分於義理
一念之微可不懼哉嗟爾兒孫戒愼乎恐懼乎臨深
焉履薄焉不忘吾遺訓也言之重辭之複情不能盡
言止於此而眷眷無窮之意都在言外汝輩銘心鏤
骨須效無恤之甚習勿爲伯魯之失簡也先生操守
之確踐履之實擧此一隅而可驗矣先生初娶載寧
李氏通政琛之女無後後娶全義李氏從仕郎繕工
監監役逸民之女生一男曰瑮先先生歿瑮娶忠順
衛鄭弘祚女生一男曰道元方業文志于儒行道元
娶郡守李灝女生二女二男二男懿德是也屹獲瞻

德宇與聞盛誨景仰也久今從道元請擬其大者爲
行狀將託立言之君子以圖其不朽焉　皇明天啓
癸亥十月日進士李屹謹狀　文康公旅軒張先生
撰碣銘曰朴氏出慶州慶卽羅都自赫居世始姓朴
公其後也公諱齊仁字仲思曾祖宣務郎祖成均生
員考健元陵叅奉妣姜氏晉川府院君昌貴之裔副
司直信範之女公以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五日生
于咸安郡平廣里資禀厚重在幼少已有長者風度
稍長讀書向學書朱子十訓顏子四勿揭壁觀省焉
出入南冥先生之門與崔守愚永慶趙大笑宗道河

覺齋沆金松庵沔有麗澤之益寒岡鄭先生嘗曰朴
某隱德君子也其見推許如此公扁齋舍曰靜默種
竹嵓上號以篁嵓萬曆甲午薦授恭陵叅奉又除
王子師傅皆不赴己亥春爲松羅察訪辛丑棄歸壬
寅除侍直不就冬召以 王子師傅 上問教王子
先何書公對以要先大學請兼小註 上顧謂 王
子曰得明師勉旃乙巳秋除刑曹佐郎冬拜軍威縣
監爲縣以古人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之考自許也在
任三年而遞歸丁巳除濟用監判官不就公雖在衰
暮之齡素履猶貞至於易簀之日不變起居不廢盥

櫛人不知其疾劇戊午十一月五日終于家享年八十三明年三月葬于郡南某山某坐某向之原李上舍屹狀公之行甚懿實公之孫道元持厥狀請碣文顯光辭之旣固請猶不已則不敢終牢拒遂據李狀而略叙焉狀中有曰公平居寬舒安重言語詳愨簡約待人溫恭誠慤處事和緩勤謹祭祀則必盡誠敬對案觀書至老不輟喜怒之色不見於面笑語之聲不出於門此可以見公持守之規範矣嘗受柳公希春養蒙大訓公又自掇輯古人訓蒙要語續附其左而跋之至于臨終之年爲其曾孫男等述訓戒之辭

十有四條皆日用間著實事務也公初配載寧李氏
通訓琛之女無後再聘全義李氏繕工監役逸民之
女生一男曰璪先公歿璪娶鄭弘柞女生男曰道元
方用力於繼述之業焉道元娶郡守李濔女生懃恁
等即十四條遺訓所屬諸也銘曰人有百行厚重為
本重不撓還厚能堅遠惟公衆善終始一悃我無物
忤物豈我狠暫出世路亦免重蹇歸來靜黙一室愈
穩有竹舊邑淡趣在晚德可範後家訓諄懇石或磨
斯餘慶曷損

忠順衛李公僖祭文

按咸州志縣監順祖之孫年八歲遭父喪母哀其殘弱勸之啗肉涕泣不聽以終三年二十二歲母病氣絶斷指和藥以進不幸遭喪執禮不怠與一弟兩姊同爨友愛篤焉至居下里伽倻洞○李聘君洗馬公祭文曰月日外甥屹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處士李公之墓嗚呼舅氏何辜于天何負於神如其仁而不榮不壽且无後耶神之果不可信天之果不可必也舅氏孝於父母而血誠見於斷指友於兄弟而和氣融於同居持己則簡而重待人則忠且厚至於晩年大有長者之風是足以銘諸親朋之口耳而不能忘于心者也況教成于家儀刑于妻白玉不涅翠竹自折節薄秋空光爭白日竇娥何足

比韓氏不能儔將見他日旌其門曰節婦處士李公之妻申氏之閭過者居者莫不加敬曰兩美必合有是夫有是婦則萬世不朽其在斯歟神可信矣天可必矣甥生長一家恩義俱至三十餘年猶父子相視壬辰之春舅中風濕甥即來省賀以壽證孰謂厭世之行適値變生之初豺虎塞路未即赴吊勢雖使然罪安可辭為位而哭為文而奠盖未足寓哀於萬一干戈八年南望悲號令過西州東山无主神乎痛哉痛哉天乎宿草被壠拱木吟風山雲寡色谷水悽音自今以後雖欲覩吾舅之容儀接吾舅之言笑知不可乎復得寧不為大痛長哭也哉敬奠一杯魂兮歸來再拜松楸言盡淚盡而情不盡也

鄉梅窩記 窩在晉州源塘村通政大夫清州牧使李公瀞所構

正郎河受一撰曰窩以鄉梅名懷土也主人隴西公舊居于巴山之東今則移寓於晉陽之西闢一室為菟裘之所又取故園梅種于庭下紅一白一因以鄉梅額焉命余記之噫懷土人之大情存焉雖古聖達亦所不免是以仲尼遲去魯之行劉邦零過沛之涕況我令公白首尊年越在異邦憶弟思瓏所懷萬緒則雖欲忘情得乎當其雪月流輝紅白交開主人每晨夕巾巡詹指其白者曰吾鄉之白也指其紅者曰吾鄉之紅也興至則題詩客至則鳴琴詩與琴亦鄉矣以鄉梅題鄉詩以鄉詩鳴鄉琴一偃一仰宛在故園之中然則是梅也不

獨賞其節也乃不忘本也賞其節貞也不忘本仁也貞以幹事仁以長人則可以國於斯天下於斯豈特一鄉於斯而已哉余嘗登堂而對花把酒而爲之歌曰鳥之越者必巢南枝馬之胡者必北風依矧伊人矣不思其鄉瞻彼中庭有梅斯香旣和其鼎非殷家之羹又豈其居君子攸寧君子旣寧百世流芳吾微斯人誰與倘佯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至月上澣記

李處士事蹟

前教授羅公翼南吾鄉之老儒也一日向余語曰吾師故處士李先生隱德君子也生而不榮沒而不稱生四男而不幸喪亡香火之托無其所於人理何如也吾年

十三時初受業於門下衣我食我教我育我恩義之深
有同怙恃今其老矣報德無路吾不忍香埋谷蘭彩沒
海珠終不免草木同腐矣聞子有三綱九節其一則吾
先生事也感激含恩言蓋不足以形容願子無惜數行
文字重叙其行蹟罔俾吾師終歸湮沒老生之望也余
聞而嘉之曰公可謂不負所事者矣古今豪傑之士雖
有出衆才行又必有同氣同聲之人左右而先後焉然
後顯當世而垂休光是以弟子或因其師而立身師或
因弟子而著名李處士之潛德其將賴教授公而顯揚歟
第恐余學昧知方文未達理言又不足以輕重於世其
於處士公之行蹟必不能闡幽明微而反有損則奈何

辭之旣固羅詣盖堅不敢孤其望遂掇摭舊聞而叙之
公諱琠字可治姓李氏其先載寧人移居咸郡於公
四世矣贈參判諱介智之孫贈參議諱午之曾孫也弘治
十五年壬戌生于山翼洞少時能通武藝慨然有投筆
之志旋自大悟盡讀考亭折節讀書築室于郡西南隅
溪壑幽邃之地陽田比谷做理洞是也公有誠孝至性
而不奉抱王裒之慟隱居修德杜門終老无一毫分外
之志教授子弟以成就人才為己任遠近學徒多就之
或成科名或免聾瞽皆公訓迪之力也公居家謹嚴如
處朝廷事上撫下一以法度雖廝養僕隷无敢喧嘩亂
言者勤於勸學長在山室惟於歲時必就宗家每月朔

以其致齋謁廟相去數十餘里不避風雨自少至老未
嘗以備祭祀則前期外寢灑掃庭堂又使執爨婢僕沐浴
齋宿祭之日必致誠如在拜跪進退溫謹詳緩薦祼興俯
則有程式一如生時勸飲食之狀寧遲勿速寧久勿遽
行伏俯拘於禮節勤勞備至愛敬俱盡隆冬盛寒必
行禮拜揖平生足跡罕及城府或以公事不獲已入城則
每於城門外下馬趨至城中或見官家問安之使則必
冠服設席待之甚敬儼然若親見迎主人或笑其迂疪
而公不少撓尋常處心行事一出悃愊無毫髮矯飾
慈態貞純善有恒之士也咸晉而邑從公論薦報者再
其言曰處士李某終日與人坐未嘗言利此其爲狀之

大要也雖未蒙 朝家之計用終老於丘園其行義篤實取信於一時則可想矣公李咸安人而外家別業又在於晋之守禰洞時或往來居住故晋之人亦有觀感薦部之擧云 崇禎紀元戊辰春[illegible]後人趙任道謹述○按咸州志公年九歲連失怙恃服喪惟謹早棄武藝出於儕輩一日忽棄之專務教誨子弟不治家業結廬窮山闃有稍幽靜處便即移家近方士子亦多來學追遠之誠友愛之篤發於天性聞一善片行雖與子孫共說亦必危坐拱手而致敬焉晩居大山先祖墓下年七十八終

日新堂記

鄕人察訪趙平撰曰咸州山水鄕也峙者流者可以供仁智者之樂者多矣然山高而峻水淸而淺水不與山稱焉州之北有一岩若蒼龍駕雲蜿蜒奮其首者名曰劒長流遶其前鄕之丈立岩居焉立岩咸之胄族也風流文雅隱德至性在人耳目而養眞耽閒不欲與俗子爭名攀數椽于岩之上嘯咏日夕或漁釣漱濯以遣炎涼余鄕之晩生也時造焉拜之因陪杖屨於其側逍遙徜徉矚目而玩之則山之高峻者至此而卑焉水之淸淺者至此而深焉卑而不陋深而且潔山水之景甲于一州而地勢高豁眼界悠長頭

流霽雪郭嵓霜楓皆入望中真隱君子之所棲遲也
萬曆乙巳夏余自湖南來省故山往候立嵓立嵓曰子
見吾之舊居乎曰見矣曰吾居荊棘者十餘年于玆矣
去年冬始還故鄉有一子名任道年既冠方志于學
而講習修鍊無其所玆拓舊基築室數間扁以日新
子其為我記之余以不文辭且曰堂之朝暮四時之
景不一而獨以日新名者何義歟味其名思其義久之
曰堂之朝暮四時之景雖不一而景之最者山與水
而已衆山繞曲逶迤環嵓而列翠屛衆川分源合流
護嵓而注于河而雄鎮乎東南特立而秀峰峭而高

者㔯廬巴嶽餘航是也橫帶乎西北浩汗而無涯汩潏而奔放者楓灘懸津歧江是也使登茲嵓而入是堂者見山之巍然高而思非一撮土一拳石之所以致見水之淵乎深而思非一潺湲一汚渠之所以成不徒爲朝暮兩眼之玩而進其德顒如山之高脩其業期如水之深藻雪其心腸蕩滌其邪纖警九仞一簣之訓而儀眞積之功體不舍晝夜之說而無一息之間不曰已新而益求其新今日新之明日新之昔之梁者葺而拓者光茲豈非名堂之義乎立嵓欣然笑曰子之言是矣余起而言曰世人之教子弟惟其貴

冨利達而今也新舊基而達新屋名以日新而使其子弟居焉爲子弟者之居于是堂者孳不思所以新之者何事而因其所已新者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乎苟能新而又新新之不已則志不爲利祿之縈而胷次灑脫浩然與道體流行德業之進如山之高水之深也必矣旣以是告立嵒退而語其儕曰光者易暗潔者易汚予苟今日新之而明日不新則今日之光者暗而潔者汚矣坐予軒窓之下見山之草木爲雨氣雨露所養抽新葉而長新枝當新予之學見水之流盈科後進達于河放于海亦當新予之學旣新而

從新新者益新然後方可謂之曰新而無愧於斯堂之額矣趙君曰諾歆扶蘇一上寓目盤桓更諗昔日風景之好洗遣塵世之累而因天雨未果焉萬曆乙巳夏四月鄉人趙平記○附立嵓墓碣銘幷序嗚呼此我先考立嵓府君之墓也我趙氏出咸安高麗元尹諱冊碩之後也十世祖曰三司政堂諱烈六世祖曰工曹典書諱悅高祖諱旅進士贈都承旨號漁溪處士曾祖諱銅廟郡守贈叅判祖諱淵經歷贈叅議考諱庭彦副司直贈叅判妣星山李氏都摠管請武公諱好誠之曾孫署令諱依仁之孫萬戶諱希祖之

女也以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三日生于劒巖里第諱
埴字克成生而質美容貌異凡眞純和粹之氣達於
面目朴實踈雅之風著於色笑中心易直自無矯僞
冲澹寡欲沉默少言居家事親深得父母歡心祖考
性嚴待卑幼鮮假辭色而府君最承許可凡有不平
事必召與之論懷府君下氣怡聲柔色婉容曲盡人
子之禮能慰父母之心祖考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
知己每語人曰吾兒已成大人儀度年九歲始就學
受中庸小學等書已曉大義比壯專治語孟旁逮羣
書又能作字筆精端妙不幸傷於喪患不克大肆其

但今世之所罕聞求之古人鮮有其比余竊慕焉願得一見而未果焉今年春澗松丈百里命駕來訪窮山聞人足音跫然尚喜况此丈之枉屈乎心深感荷亟欲往謝遷延終歲前月中與宗弟會仲同往叩焉卽攜手往于其棲息之所濟以木道陟其崇岡上有一菴名曰望慕下有一臺名曰鳶魚臺之所以得名者豈無其由蓋取諸化育流行上下昭著之義其觀物之妙自得之趣盡在這裏而得之心而寓之臺也此豈非己所獨知而人所難知者乎試登臺而望之則江山信美景象殊絶風帆沙鳥煙雲竹樹恒在几席

之前至於陰晴早暮態狀萬千令人一矚飄飄然有遺世獨立底意思使塵心盡消世慮都忘不知身世之在於下界真所謂高人隱者之所盤旋而非塵容俗狀所可得以攀躋者也一經凡眼猶尚如此況主人翁遯世無悶深藏不市遊於斯老於斯所侶者鷗鷺所友者松竹專此湖山之勝飽其清閒之樂則其於風松之耳閑雲之目誰得以浼之哉萬鍾千駟本非所顧三徵七辟難動其心其肯辭其猿謝其鶴以奉毛義之檄辛哉若然則龍華之山無愧於希夷之華山爲漁之臺不讓於子陵之釣臺可謂異世而同

權安翁申公之婿初登文科贈奴一口如此等事豈人人所能爲哉辰巳之亂舊業零落流離困苦於十年之間而夷考其心則只是箇休休與平時無別其有以自守而不受變於窮厄如此內實腴而隱淪不耀則命也金承旨鑿泉公送詩曰我愛趙老子休休長者風別來思表範畝畎此心中首丘未幾先翔溪堂庶幾復享泉石漁樵之樂而奄忽夬之是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辛酉也得年五十九天之保佑之理有一於此乎嗚呼痛哉兒子郡守公亨道有祭文略曰金羅山水甸溪風月公稟是氣公賦是質三見

二季白眉人頌又曰蓼莪情極善居二連此一家之
觀感也鄉人進士李公明悳有輓詩排律略曰真純
生質美氷玉蘊爲衷又曰漁樵聽契濶孝義振鄉風
此一鄕之公論也嘗自號曰休休子或稱立嵒居士
有巨石臨溪斗起隱於山腰一名立石一名立嵒故
因號焉孤兒任道不忍泯滅先人隱德作爲追慕錄
又拾遺歌詩若干首婦翁洗馬公爲之序發揮其梗
槩嗚呼其能摸寫萬一也哉其能使免湮沒也哉府
君初聘南平文氏參奉諱烱之女未三年而沒後配
文城柳氏崇政文城君諱溙之六世孫也曾祖諱思

宗進士桓諱流副護軍考諱祥麟秉節校尉生四男
一女皆不幸早夭惟孫與妹得不死是歲季冬葬于
龍華山西麓震坐兌向之原任道再娶無嗣以從兄
勉道第二男成扦爲後有三男四女妹適李酉禮郡
守瀰之子也有二男二女男曰焜曰熔女長適金確
次適成元弼銘曰嗚呼皇考質重質美不失本心大
人赤子色養怡愉藻藉承王愼終哀敬風樹情篤天
資自好豈假修爲恬靜寡欲不作皺眉居家淡淡蕩
鄉恂恂云爲氣像渾然天眞平生所養忠信謹厚自
盤心醉若飲醇酎善必受報宜享天祿玉不見沽甘

此韞匱溪山有緣軒冕無分不得何怨不知何慍忘
懷得失寄與樵漁栽花種竹撫琴觀書啚襟醇醇受
褱羲皇優哉游哉與世相忘龍蛇亂雜家國板蕩饑
荒荐臻廉恥道喪無恒有恒士亦幾希貞操自若不
磷不緇處困居安一味休休識者欽賞讃詠優優石
礩玉潤烏黔鷺白天成素質寧有變易晚旋兢衰童
占亭臺臨溪款桃萬念俱灰孤承教誨日聞詩禮思
為父子義則帀第名堂日新誘我式穀歲幾遐齡求
享清福天胡畱壽使我銜恤孤也不肖敢望繼述肄
闡幽光刻銘于石文不盡志言不稱德參義有句具

天因極

鳶魚臺序二篇 臺在龍華山麓洛江之南青松寺之西北隅

戊己子沈揔撰曰昔者周子新居廬彼蓮花峯下晦翁精舍傍此武夷溪邊寔占寬閒之區以為遊息之所選林絶壑遠絶名利之紛羨水佳山驗得仁智之樂頤精神於靜裏玩日月於閒中偃仰高蹈之風孰能繼者遵養時晦之義盖有取焉今君子樂道安貧者無在潤紅塵城市青帶不屑行榮明月溪山從教自在閒適長安何處是帝鄉不可期頤於焉吾齡此計長往老煙霞於一室子所誰爭爲魚臺二水之

限千嶂之東宅幽勢阻絕勝盤谷之窈幼深水長山高
俔若釣臺之靜散覿飛潜之樂育契俯仰而冥觀察
上下而同流至理無間撫物我之各適眞趣不竆肆
高臺之鳥名諒微意之所寓斷嵩開扃歷覽抗榭昌
黎之小築煙詩倚窓寄傲眄柯怡顏淵明之逸韻是
想是時也金風乍起玉露初零碧桂丹楓粧萬林之
新態晴煙細雨貢一江之澄卷岸上之客路蒼茫窓
外之篷聲滴瀝挹平陸而遥望俯長流而清吟浩蕩
風烟剩添老子詩興岩羌巖壑那有俗客塵蹤於是
主人架萬軸書心千古惣前堂上之氣象樹域中之

聲名浩浩其天玩玄化於不宰潑潑之地安素履於
無機道可基於忩三分自甘於蔵六且慶澄間之蕭
灑何嫌四壁之寂寥君子乎君子寧矣得我直頑人
寛頑人軸永矢不諼宜斯人之有斯躂尚志之可尚
若余者半世駑質一命騎書歸去来人間累未脫於
世冗逍遥遊江上鄰幸擇於里仁穏杖屨之追隨襯
函丈之從頌談孔周之正脉如切如磋討沈謝之遺
篇矣笑矣語豈特歡同蛩駏實是益類蓬麻然而游
子悲故鄉信美非吾土寒虫夕叫驚九曲之羈懷旅
鴈晨征攪萬里之歸思人生行樂耳富貴何有哉男

兒四方虎變自有日也風雷三級鯉躍亦一時焉惟當天爵之修以待時命之至破土凛梗縱有蘓子之譏流水高山欣拳伯牙之曲登臨此日之樂琮重百年之情嗚呼去来相承消長共貫信一斑之窺豹渾萬事之蹟羊宇宙茫茫幾賢豪之埋殁今古杳杳摠池臺之丘墟玆綴短章以記勝槩聊復云爾豈盡耳目之平臨非曰能之庶與江山而永久

平市署令趙鑑撰曰余於去年冬因亂萍漂寓於咸安之院北洞識安吾土也聞吾宗叔澗松丈卜築於龍山之下洛水之湄而居焉蔵修不出徵召不起不

但令世之罕聞求之古人鮮有其比余竊慕焉願得一見而未果焉今年春澗松丈百里命駕來訪窮山聞人足音跫然而喜况此丈之枉屈乎心深感荷亟欲往謝遷延終歲前月中與宗節會仲同往叩焉卽携手往于其棲息之所濟以木道陟其崇岡上有一菴名曰望慕下有一臺名曰觀魚臺之所以得名者豈無其由盖取諸化育流行上下昭著之義其觀物之妙自得之趣盡在這裏而得之心而寓之臺也此豈非已所獨知而人所難知者乎試登臺而望之則江山信美景象殊絶風帆沙鳥煙雲竹樹恒在几席

之前至於陰晴早暮態狀萬千令人一矚飄飄然有遺世獨立底意思使塵心盡消世慮都忘不知身世之在於下界真所謂高人隱者之所盤旋而非塵容俗狀所可得以攀躋者也一經凡眼猶尚如此况主人翁遯世無悶深蔵不市遊於斯老於斯所侶者鷗鷺所友者松竹專此湖山之勝飽其清閒之樂則其於風松之耳閑雲之目誰得以浼之哉萬鍾千駟本非眄顧三徵七辟難動其心其肯辭其猿謝其鶴以奉毛義之檄辛哉若然則龍華之山無愧於希夷之華山鳶魚之臺不讓於子陵之釣臺可謂異世而同

符前後而一揆者也雖然主人翁遯世之意豈專在煙霞於痼疾泉石於膏肓者哉觀其艮齋四分法曾三省涵養之功踐履之實眞積力久粹面盎背則其意不在彼而在此可無疑矣然而有非淺見寡識所可得以窺測者也數夜聯床獲陪高論空橐而來稇載而歸所得不其多乎募緣人事扼束忽遽告別歸來陋巷不覺齒落之復萌徒令夢魂長役於烟沙月汀之間何由更得致身於杖屨之側復聞謦咳之音哉如愚之愚莫宜於世擺脫塵累往隨高躅分華山半麓理桐江一絲固其所願而未能者盖年已老矣

志已衰矣瞻望高風徒增悵悵而已曾於臺上求詩
甚懇故忌其蕪拙謹呈二律今又更奉二篇而略叙
從遊顛末目爲鳶魚臺詩序書於篇首云

目極川原望東郊出塞迢迢故國見春朝暮愁雲斷其
作室離家去登樓遠汝無奈醉還又有何期願
賦今日樂宵樂

詩問伏寒驚鴻影一顧心中無限意未能言
上綠今香氣飄滿空中有誰同宴何年何日不
琵琶已寄昔年聲音信春風何處隔花雲石
生寸心蘭亦無功
東樓明月照春風談笑元成氣聚空曲嘯歌吟千秋樂